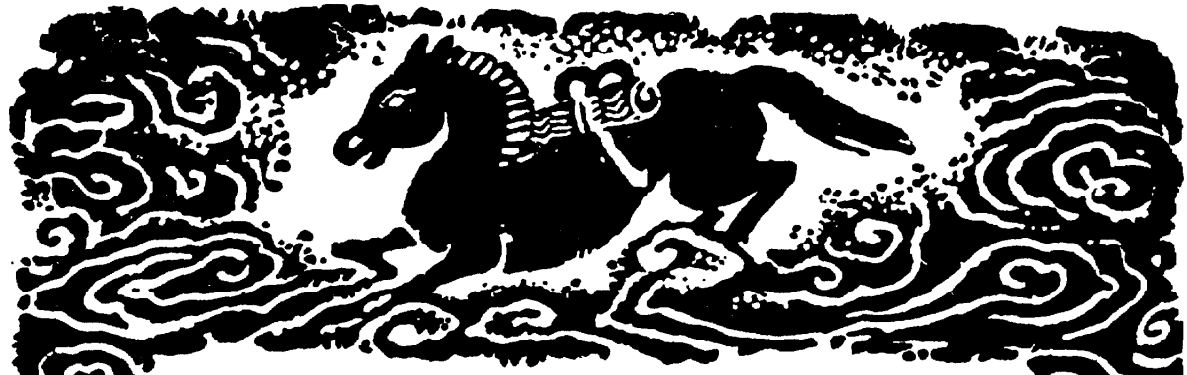
甕牖閒評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甕牖閒評

袁文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甕牖閒評

甕牖閒評目錄

卷一
五十三條
卷二
五十一條
卷三
四十九條
卷四
五十條
卷五
五十四條
卷六
五十三條
卷七

五十四條
卷八
四十八條

臣等謹案甕牖閒評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攷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通鑑長編攷異內間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册而均未詳作者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者亦但標書名不題撰人姓氏今攷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于科名而惟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甕牖閒評又燮集載其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此書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攷訂爲主于經史皆有論辨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爲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于毫釐疑似之間使學者確然得所依據洵足爲小學指南至其旁及近代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其間徵引既繁不無小有訛誤而大致該洽實與王觀國學林項安世家說並稱攷據家最善之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燮孫甫皆有傳在宋史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攷今幸文之是書及燮之絜齋集尚俱在永樂大典中得以從沉埋剝蝕之餘復加釐訂排次成編使其姓名學問不致終沒于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書中論說無所不備計所輯四百餘則條目頗爲紛雜今略依類詮次

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等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等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等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等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俾讀者循覽易明，庶可爲攷鏡之一助云爾。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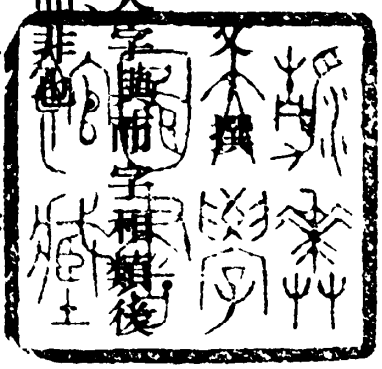
總纂官庶子 臣陸錫熊

侍讀 臣紀 昀

纂修官庶吉士 臣彭元琉

甕牖閒評卷一

宋 袁



雲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雲字不從而也。今人作需字乃從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類。後之作字者。失于較量。各從其便書之。其誤甚矣。五經文字云。需音須。遇雨而不進。從而非也。

匡謬正俗以溺爲休。休乃是沈溺字。溺又音而灼切。其水不能勝鴻毛。蓋弱水也。夫弱水弱字。倘書只作弱字。不知後加水點者又何據也。

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𤜵字。且云。字林𤜵、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卽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𤜵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也。如此。則是古本原作𤜵字。想因唐明皇改爲今本。尚書時未究𤜵字之義而增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𤜵。許救切。益知古本作𤜵字無疑矣。

忍字。藏刃于心。是能忍也。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

書、顧命篇、一人冕執銳。蘇東坡書解云。銳當作鈗。是也。銳本非兵器。書既誤作銳字。而著書者又妄云銳矛屬。竟音以稅切。其誤抑又甚焉。

說文、羕、水長也。從永羊聲。引詩云。江之羕矣。然則漢廣詩中永矣永字。當作羕字。不知何故後改爲永字。

詩、匍匐救之。救字可音居尤切。蓋自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四韻皆是平聲。而此救字卻只作如字。乃陸德明之失也。詩補音引三略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又引周武王盤銘。與其溺于人。寧溺于淵。溺于淵。尚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是矣。

柏舟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菁菁者莪。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東山詩云。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中用儀字極多。補音云。儀、有牛河切合音。莪字是也。今觀尉卿衡方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此儀字本是莪字。今竟作儀字。然後益知古儀字皆可作莪字用。補音之言。信不誣矣。

桑黮、即桑葚也。氓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註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泮水詩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此黮字亦當作平聲。但借字耳。補音以其不在韻。故遺。余獨證此黮字。既叶林字音字。則與葚字同音。椹字無疑也。又五經文字、葚音示枕切。桑實。見魯頌。黮與葚同。然氓詩自有葚字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五經文字不引此葚字。乃引魯頌之黮字。何耶。

萱草豈能忘憂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者。諼、訓忘。如終不可諼兮之諼。蓋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背、北堂耳。其諼字適與萱字同音。故當時戲謂萱草爲忘憂。而註詩者適又解云。諼草令人忘憂。後人遂以爲誠然也。如嵇康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二者。止與千載之下作對。若謂其實。則無是理矣。

今人作文下字。能用古者。則爲有據。成佳作。雖古人亦爾。詩云。有狐綏綏。蓋本塗山人歌云。綏綏白狐。九

尾龐龐。此禹娶塗山時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註云。摻、七紺反。音慘。余謂摻音慘極是。蓋禰衡漁陽摻。古歌邊城晏開漁陽摻。亦當音作慘字。以下句云。黃塵蕭蕭白日暗。暗字與慘字甚叶。不可作他音。僧孺既以摻字音慘字。則詩摻執手者。亦當音慘字無疑。徐陸二家音七鑒、所鑒切者。皆非也。詩補音、明字有謨郎切。如雞鳴之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是也。韓退之詩云。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湘。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此詩用明字。亦當作謨郎切矣。

世有孃惜細兒之語。陟岵之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母以少子行役。其心眷眷然而形之語言如此。此正所謂孃惜細兒者。不獨今人爲然。古亦有之。

詩、載弄之瓦。人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云。此瓦字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

奚斯未嘗作頌也。詩所謂奚斯所作者。蓋廟爾。揚子法言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固已誤用。後觀資古紹志集。載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又承揚子誤焉。

禮、三十曰壯。有室。而家語載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幵官氏。而生伯魚。然則禮經蓋舉其大略耳。

西京雜記云。櫻桃、含桃乃二物。禮記月令載。羞以含桃。漢孝惠緣此原廟薦櫻桃。如此卻只是一物也。鶯桃只合作此鶯字。蓋此果多爲鶯所食。而又曰含桃者。亦爲鶯所含故耳。玉篇別出一櫻字。已是妄作。又

出一梫字云。今謂之櫻桃。豈以又名含桃。而復出此梫字耶。此尤可笑者也。

春秋、星隕如雨。杜預註云。如、而也。星隕而雨也。而、如固通用。第恐雨時。天上未必有星。今觀唐臨淄王平國難之時。唐史載是夜天星散落如雪。則星隕如雨。是亦散落者乎。故余謂如字不可盡訓爲而字也。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恐無是理也。春秋時。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與齊戰。諜者云。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夫大軍屯駐之地。豈復有烏鳶耶。以二諜者之言攷之。則知田單未必能致烏鳶矣。

理、李二字。古通用。初無異義也。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管子云。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爲李。以二書攷之。則知左氏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初無異義。李濟翁資暇錄辨左氏傳行李作行李。謂李字乃古使字。其理爲甚當。前未有此說也。王觀國學林乃云。古文字多矣。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余謂濟翁所說李字。蓋出于玉篇山字部中。載之爲甚詳。觀國作學林。多引廣韻、玉篇以爲證。獨不知李字何也。

衙、許愼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行貌。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音者。其出于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歟。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于稽攷也。使左氏傳可作牙字。則許愼必不只音語。而不爲牙字矣。然則使後世轉爲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

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然杜預註左氏傳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按饕餮一獸耳。其爲物食人未盡。還自齧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鴞者。貪食則固然矣。恐未必貪財。杜預乃分貪財、貪食爲二事。未知何據。

古寧、甯二字通用。既曰通用。則甯字可作平聲。寧字可作去聲。惟人名地里。則不應如此。要當歸一可也。史記酷吏傳有寧成。而漢書乃作甯成。漢書地理志有廣寧縣。而晉書乃作廣甯郡。如此等類。註家合攷其人名地里。若是寧字則寧下不須音矣。卻于甯字處下註云。甯、讀與寧同。若是甯字則甯下不須音矣。卻于寧字處下註云。寧、讀與甯同。如此庶幾後世知其合是寧字或甯字。其音讀不至差錯也。豈可不爲區別。而猥云寧、甯通用也耶。余嘗怪左氏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傳乃作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而陸德明因鄭氏註禮運云。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乃云左氏傳作寧字。公羊作甯字。各依音讀。如此卻是二人。則已爲可笑。又賈生過秦論云。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註云。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初不知寧、甯二字通用。而妄爲此論。此尤可笑者也。

挑戰挑字。左氏傳與漢書皆作上聲音。今匡謬正俗挑字乃音他彫切。恐誤。

黃朝英作緗素雜記。載淮南子云。鄢陵之戰。陽穀進酒于子反。而說苑乃以爲穀陽。班固古今人表。又以爲穀陽豎。然當從淮南子爲正。余謂朝英爲誤。朝英獨不記左氏傳。何也。左氏傳云。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當從左氏傳爲正。

左氏傳。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字疑是蔡字。蔡、大龜也。龜之動。必先縮其足。蓋有衛之之意。且其性最靈。則不可謂無知也。若葵焉得有知乎。

夷、庚、地名也。見左氏傳。因杜元凱註云。往來之要道。後世遂以往來之要道名夷庚。故束晳補亡詩云。蕩蕩夷庚。物則由之。是矣。

補註韻中。新添一棋字。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然。韻略自有棊字。卽此棋字也。只合于棊下註云。亦作棋。卻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又何別出一棋字耶。

漢儒記鄭子產之事。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之。左氏傳乃云。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左氏傳云。季邸之雞鬬。季氏介其羽。案。羽。左傳作雞。此蓋誤憶杜註爲本文。邸氏爲之金距。所謂季氏介其羽。蓋用甲以蔽雞之身。庶不爲金距所傷也。前輩作文。多借字。故司馬遷以芥易介。其義則同。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以播其羽之說。非所以介其羽矣。而高誘註呂氏春秋。乃曰。鎧著雞頭。夫鎧著雞頭。則與介其羽全別。高誘不引左氏傳爲證。而妄爲解說。未知何所據也。

左氏傳。一个註。一个單使。或者改一个爲一介。非也。若可改。則又弱一个焉。亦可改爲一介乎。

左氏傳。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臭、蓋其氣耳。非不香也。易曰。其臭如蘭。月令。其臭香。豈謂不香耶。若分臭與香爲二物。香者爲香。不香者爲臭。非也。

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此二句。蕕可作又音。而不音則非也。蕕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

鼎血之薦。九宗之好。好、有許候切。則薦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

惟、維二字。古通用。唯字亦然。書中盡用惟字。詩中盡用維字。各從其便。故詩中維此文王。左氏傳乃作唯此文王。字雖不同。而其義則同。正義謂今王肅註詩及韓詩作唯此。方且致疑于其間。彼蓋不知詩中盡用維字。初無他義也。

詩云。其會如林。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愼說文不合將會字作旝字解。以爲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爲旝字。至魏晉以來。造雲旝、翔旝、飛旝、連旝。竟以旝爲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許愼說文。誤解會字爲旝字而然也。夫旝者。旆也。乃大將所執之旗。左氏傳云。旝動而鼓。是也。今若以會爲軍中機石。則旝動而鼓。作何說耶。又況旝字從从。从字可施于機石乎。而五經文字方持兩可之說。云旝者、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此之謂旝。或又云。旆也。大將之麾是矣。岐說如此。將何以取決乎。

萬者、蠆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義全別。萬字之不可爲万字。猶万字之不可爲萬字焉。惟錢穀之數。則懼有改移。故万字須著借爲萬字。蓋出于不得已。初無他義也。其餘万字。既不懼改移。則安用借爲哉。余嘗觀左氏傳云。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又云。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恐是其名萬。須著用如此寫。若畢萬之後必大。本是此万字。誤借爲萬。何以知之。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苟非此万字。何爲有盈數之

言。以至詩書中如萬邦爲憲。無以爾萬方。萬福攸同。萬民是若。用万字處甚多。皆誤借爲萬字耳。如以万可借爲萬字。則四方亦可借爲肆方。五行亦可借爲伍行乎。以是推之。二字之義。不可以借昭然矣。

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本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菀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鶯爲鶯斯而不悟。如揚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于鶯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又法言于鶯斯斯字。復添一鳥字。不知何義。遂使唐韻斯字門復添一鶗字。云此鶯鶗之鶗。若斯字可添一鳥。則柳斯、蕭斯。當復添何字。殊可笑也。只恐是後人誤添爾。若子雲自作此字。則當時問者。又何以從其奇字耶。

泠、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云。衞之賢者。仕于伶官。泠字改爲伶字。後世遂以泠爲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泠人也。乃是其注。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若王介甫解伶字。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此又似乎穿鑿。

詩補音云。馬字有某音。滿補切。引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爲證。故擊鼓之詩。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字乃某音也。野字有豎音。上與切。引左氏傳童謠云。鸛鴿之羽。公在外野爲證。故東山之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野字乃豎音也。學林新編辨詩中下字。陸德明釋音多音作戶字。然有不可者。遂疑擊鼓東山二詩馬字與野字不叶。而不知詩補音馬字有某音、野字有豎音。則知二詩下字。皆可以音作戶字無疑矣。

字書。孥、乃都切。妻子也。帑、它罔切。金帛所藏舍也。此二字初不相干。因毛詩常棣篇樂爾妻帑。借用此帑字。故左氏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及爾以帑免。史記向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漢書盡除收帑相坐律。皆借用帑字。而廣韻玉篇見諸書如此。遂竝以帑字亦音乃都切矣。

學林云。檀弓杜蕢自外來註云。杜蕢、或作屠蒯。左氏傳昭公九年膳宰屠蒯人釋音。屠音徒。余案。杜與屠乃二音。惟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以呼二音。本是杜蕢。殆假借爲屠蒯耳。學林所言如此。余以爲不然。蓋屠者乃屠宰之屠。由蒯之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爲屠蒯。屠非其姓也。如所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巫咸之先世爲巫。遂稱爲巫咸。師曠之先世爲師。遂稱爲師曠。與屠蒯之事同也。檀弓乃改爲杜蕢。卻是假借用字耳。豈可反謂左氏傳假借屠蒯而爲之耶。

旦字從日從一。一者、地也。日初出在地上。則爲旦。故孟子云。坐以待旦。左氏傳云。旦而戰。月令云。昏參中。旦尾中。古詩亦謂將旦羣陰伏。皆日初出之謂。而或者不知。乃以日一爲旦。謂初一日也。此說誤矣。又有以日下一爲旦。此說尤誤矣。

魯臧孫紇與叔孫紇。紇字音恨發切。世多是之。今攷漢書云。秦復得志于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注云。齮、音蟜。齕、音紇。正孟子禮記所謂胡齕者。是紇與齕同音無疑矣。不必音恨發切也。

左氏傳載逢丑父。逢字陸德明無音。千姓編乃歸在逢字門下。與逢蒙同。如此當讀作龐字。德明失音也。而孟子逢蒙逢字。亦與左氏傳同。孟子音又云。逢、從夆下江切。以此知不獨德明失音。而二經皆當從夆。

皆誤從夆矣。非獨此也。左氏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德明音奴口切。然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如豆切。皆云乳也。蓋左氏傳合作穀或豰字。初非穀字。日久流傳之誤。亦如逢字之與逢字矣。匡謬正俗云。孝經仲尼居、當音據。則知詩鵲巢維鳩居之居字。合音據字。而陸德明失音也。

香彎類讀謂嬾眞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乃以佞爲諂佞之佞。亦非也。惟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辯。此說極爲得之。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而獨遺仲弓者。以仲弓無口辯也。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答以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非口辯而何。衞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其將長蔡也。賴佗一言。而卒長衞侯。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不佞非無口辯而何。

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蔡邕石經論語云。是魯孔丘歟。曰是曰。是知津矣。今本論語。于上曰是下卻多一也字。

多、秖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秖。余固疑之。後觀服虔解左氏傳秖、見疏也云。晉宋杜本秖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炙鴞夥。淸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案。文選西京賦作淸酤兹。注。廣雅曰。多

也．此即引爲多字．恐誤．何晏景福殿賦云．艷如宛虹．赫如奔螭．南岠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秖二字．古通用無疑．

韻略迭字韻內閧字．音胡貢切．注云．鬬聲．彼謂孟子鄒與魯閧註作鬬聲．故如此說．然閧字之義．初不是鬬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閧者．乃閧字．亦音胡貢切．此閧字乃鬬聲爾．

今人言治行二字．蓋出于漢書．鄭當時傳云．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亦孟子所謂治任之意歟．

孟子云．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余謂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當作異於白．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疑脫誤致然．今復添一白字．然後其意始明矣．

甕牖閒評卷二

人謂蕭何識韓信爲知人。然何初見漢高祖。乃云。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何尙不識高祖。則識韓信亦偶然耳。未足爲奇也。

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然不知宰予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闞止。與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爲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謬誤至于如此。

夢固有足徵者。殷高宗之夢傅說是也。若漢文帝之夢鄧通。豈其然乎。通乃幸臣。文帝欲貴之。而恐羣臣力爭。故托諸夢以爲辭。聊以掩一時之口耳。

項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田榮共擊之。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此漢書項籍傳所載也。至田儋傳則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一傳以爲項梁。一傳以爲楚懷王。未知孰是。

漢高帝初起。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後不免招魂以葬。遂謚爲昭靈夫人。此高帝卽位之五年也。至呂后七

年。從丞相平之請。于是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班固漢書載之甚詳。而三國志蜀甘后傳云。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乃以爲封皇后在高帝之時。何不同如此也。疑三國志中有誤。當更攷之。

吳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黥布軍。是時。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乃立濞爲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吳王反時。年六十二。當云漢後四十年可也。顔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攷史記張耳傳云。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漢書劉向傳云。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何得有百萬之師。若以陳勝傳攷之。周文、陳賢人。卽周章也。自言能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而已不聞有百萬之師。疑十字誤爲百字。

揚子雲法言云。徵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若以漢書叔孫通傳攷之。止云魯有兩生不肯行。而云齊魯者。承上文齊魯大臣之語。疑後人添一齊字也。

漢書鼂錯傳。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今諸本皆作禍字。余謂此禍字。當是過字。蓋前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二過字皆同。必無別用禍字之理。

鼂錯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更令三十章。

諸侯讙譁。遂從潁川來。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則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說誤矣。

史記黎明二字。漢書作遲明。遲、訓待。待明而後爲也。若黎明則不然。黎、訓雜。乃黑白未分之時。殆天欲明未明之間耳。猶之黎民。其頭半白半黑。故曰黎。解漢書遲明二字。而引史記所謂黎明者。云亦徐緩之意。則非也。

過當過字。今人皆作去聲。然史記衞青傳用過當二字。過字乃音平聲。過從過字。今人皆作平聲。然張不疑詩憶昔荊州屢過從。過字乃音去聲。

漢書項籍傳贊載賈生過秦論云。免起阡陌之中。陌字讀者往往皆作錢陌之陌。然顏師古不音。又史記或作千百。以是知本是千百字。漢書借爲阡陌。止合作如是讀也。

往來二字。一體也。安有往字從彳而來字不從彳者。彳、行字之省文耳。來字若不從彳。乃是來牟之來。雖曰來字非往來之來也。漢書云。氐羌徠服。又云。天馬徠從西極。用此徠字極是。夫古人制字。未嘗無義。皆爲後世所更變。遂不容稽攷。非古人之過也。

史記、漢書肺腑二字。亦有作肺附者。古人多假借用字。蓋喻親族猶人之有肺腑。常相依者也。註家不能深攷其義。乃妄爲解釋。遂有肝肺相附之說。余謂作附處下。當云附、讀與腑同。而徐廣註史記。卻于腑字下音爲附字。殊非作史者之意耳。

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從禾。又有稟字下從示。于從禾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稟字下云。

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稟字。須諸國稟食。卻當從禾作稟字。恐是其錯誤也。

奉朝請。請音去聲。蓋漢書所謂春見曰朝。秋見曰請。顏師古音之甚詳。蘇東坡作送程建州詩云。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乃于永字韻押。恐誤。因思今之官制。有所謂朝請郎、朝請大夫者。請字皆合音才性切。而今之人止作上聲用。何也。

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此要字合音約。顏師古不音。誤也。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內。以爲邀字。亦誤矣。

物故者。其說甚多。或云人死則爲物。非也。漢書蘇武傳云。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宋祁謂物音歿。極是。蓋本是歿字。借用物字。何勞異說耶。

漢書魁梧二字。梧字音去聲。陳子高詩云。樓下旌旗五丈餘。府中賢尹計魁梧。梧字乃押作平聲。今人呼厮兒。厮作入聲。漢書厮字本音斯。取薪者也。

漢書地理志大叟。叟、即要字也。與陳咸傳云大要教咸詔爾之要同。顏師古于叟字下音一遙反。而班馬字類遂收入蕭字韻內。豈其誤耶。

長者、蓋愔厚之稱。初不問男女也。今人皆呼男子爲長者。漢書云。爲其母不長者。則知女子亦可以稱長者矣。唐子西作淮陰婦墓誌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人長者有知識。豈亦是此意耶。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少、音始紹切。蓋謂稍長時也。亦猶漢書戾太子傳云。少壯、詔受公

羊春秋。註。少壯、言漸長大也。故其上句云。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人多讀作去聲者非是。又匈奴傳云。少長、則射狐兔。而其上文亦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則知少長正是稍長時也。若左氏傳所謂少長有禮。與夫少長于君。此少字卻當音失照切。

漢書濟北王興居反。詔曰。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三劉釋云。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若依高帝之詔。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歸者赦之。又脫一歸字也。

漢書爰盎本傳。字絲。而敍傳乃云。子絲慷慨。疑本傳脫子字。

漢書于定國傳云。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縞謂哀鰥寡三字本意。止是哀矜。矜字多借用鰥字。故曰。務在哀鰥。後人不知鰥字乃矜字。且謂經史中無有獨用鰥字者。遂增一寡字。作鰥寡耳。

許愼註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粗衣。廣韻。敝衣襦也。荀子乃作豎褐者、疑借豎字耳。而註家使解爲僮豎之豎。乃云僮豎之褐。漢書裋褐不完。註家亦云。裋者、僮豎所著布長襦也。承荀註之誤耳。

漢書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其意蓋謂禹凡有造請者。禹不報謝。務在絕人故也。顏師古卻于不行字下註斷。報謝乃屬下文。又註云。以此告報公卿。殊不可解。

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鷁雀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鵁雀。官本誤以爲鴝雀耳。且鴝乃鳥聚貌。非鳥名也。此說良有理。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何以知其然。蓋玉篇云。鷁、音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

角鬬死而止。又云鴽音扶云切。鴽雀似鶉。玉篇見漢書註有此鴽字。故出此鴽字。玉篇蓋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自作鴽字矣。初非官本之誤也。

人主好尚。不可不謹也。嘗疑漢宣帝時祥瑞不應如是之多。及觀黃霸傳。以鶉雀爲神爵。霸乃便稱祥瑞。非張敞力辨其非是。則宣帝又以爲然。以是知當時祥瑞。其眞僞蓋不可知。不宜如是之多也。

漢書、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立爲長沙定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註云。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褒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蘇東坡作趙伯成母生日致語。口號斷句云。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舞者乃長沙王發。非唐兒。亦東坡錯誤也。

漢書、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註云。非不吝惜城與國。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余謂此說非也。所謂傾城與傾國者。蓋一城一國之人。皆傾心而愛悅之。非謂佳人解傾人城傾人國也。若果解傾人城傾人國。武帝雖甚昏蒙。其敢求之耶。且延年者亦曉人。方欲感動其君。故諄諄及之。而其言乃險巇如此。其欲人君之聽也難矣。將何以成事乎。故余謂延年之言必不然。乃解註者之失也。唐劉夢得牡丹詩云。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傾城。若盡

依註者之言。則牡丹亦解傾人之城也。

顏師古解漢書陸賈傳箕踞二字云。伸兩脚而坐。其說非也。箕踞者。乃抱兩膝而坐耳。唐子西作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蹐。其圓其箕。故古人謂之箕踞。此狀箕踞良是。豪、麡二字。漢書云。度長短者不失豪麡。註云。豪、兎豪也。十豪爲麡。後漢書岑熙傳云。足下生麡。正用此麡字。然則麡亦豪也。蓋豪之粗者。故有十豪爲麡之說。而今人豪麡字乃用此毫釐字何耶。

漢書班婕妤傳云。哀褒閻之爲郵。顏師古註云。郵、讀曰尤。尤過也。余謂合用此尤字。乃借用郵字耳。與成帝紀以顯朕郵之郵同。只作郵讀與尤同便得。何勞作過解耶。

鰒魚、倭螺也。今漢書王莽傳載。莽亶飲酒啖鰒魚。註云。海魚也。恐顏師古未必知是倭螺耳。

後漢書馬援傳有宂豫二字。註云。宂、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尤字耳。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

班固謂向、歆父子有異同之論。以其學之不同也。然向當成帝時。王氏專權。書凡四五上。既作洪範五行傳奏之。又引齊田氏魯季孫之徒。反覆辨論。推衍徵驗。勤勤懇懇。無所不至。未嘗不欲救漢家之禍。而抑王氏之權也。至歆則不然。方且與甄豐、王舜輩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卒成簒奪之禍。迨其末年。聽王涉語。雖欲與董忠及其子伊休侯同心合謀共劫持之。吁。亦晚矣。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由是觀之。則所謂父子有異同之論者。蓋不止于學也。

西漢王嘉減法律。盛德事也。班固漢書不載。乃見之東漢梁統傳中。統因勸光武嚴刑而及此。決非妄言。

況班固又在其後。當以統言爲據。

今州縣皆立皐陶廟。以時祀之。蓋皐陶理官也。州縣獄所當祀者。泊宅編謂後漢以來始有之。攷范滂傳。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夫滂既不曾祭。則亦未可據以爲始此也。

使事而不知其義。未可輕用也。頓挫、猶言抑揚耳。故後漢書孔融贊云。音情頓挫。是矣。一士人謝及第啓云。頓挫場屋。比幸塵忝。頓挫乃作摧挫解。則非抑揚也。

去字若作起呂切。字書訓藏。晉書云。阿堵物去。與漢書去草實而食之是已。

鞋韈以革爲之。故字竝從革。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矣。史曰。張釋之爲王生結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淸廟崇嚴。既絕恆禮。凡有屨行者。應皆跣韈。蓋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

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曌、照、丙、天、埊、地、𠙵、日、囝、月、○、星、凮、君、忠、臣、凰、吹、鳳、載、垂、年、缶、正、而則天自名曌。且則天取古已制之字而改易之。意者古人制字未盡善耶。亦可謂贅矣。案集韻載則天自制者十有八字。于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圧人字。囮圀字之類。皆見于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此學林之文也。余又攷東觀餘論跋華嚴經一段。乃云。唐史載武后作十二字。此卷復有證聖等字。蓋當時制作。不特十二字而已。以是而言。則武后自制之字。其數固不可知。得非唐史

所載者果有未盡乎。

唐太宗既得有一女子身姓武之讖。知其後唐室必亂。故以疑似而殺李君羨。而不知所以亂唐室者。乃在以李勣遺高宗也。其後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羣臣皆以爲不可。獨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竟成武氏之禍。唐室幾亡者數四。夫太宗非不聰明。非不欲弭異時之患。而禍機之伏。乃屬自貽其後如此。嗚乎。夫豈人謀也哉。非天其孰使之。

首鼠、猶言進退耳。唐書郭子儀傳云。孽寇首鼠。是矣。一士人與朋舊書云。滯留上國。首鼠六年。乃作首尾解。則非進退之謂也。

孿、雙生子也。唐書王仁皎子守一。與明皇廢后孿生。是矣。孿、音所眷切。侯鯖錄云。孿子之相似。正謂雙生。而又作此孿字。未知孰是。

唐李錡之死也。二婢配掖庭。其一曰鄭。則幸于憲宗。是生宣宗。後乃爲皇后。此全與柴翁之女相似。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入雒。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蹔旬不進。其女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卽郭威。蓋周祖也。亦竟爲皇后。夫二婦人之命。初亦榮矣。既而皆遇禍變。幾不免其身。然未幾卒貴如此。亦可謂異人也。

唐之亡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時見直史館。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云。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夫凝式

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爲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忠誠少見于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略。不爲一言。何哉。若謂無此事耶。今資治通鑑載之爲甚詳。此余之所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謂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當離亂之時。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涉辭押國璽使之命乎。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五代史乃云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甕牖閒評卷三

世言牽牛、織女。故老杜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然織女三星。自在牽牛之上。主金帛。非在東也。二星卽皆在西。則世俗鵲橋之說益誕矣。而老杜詩又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殆見人言紛紛。聊以爲戲耳。

凡龍之有翼者曰應龍。見東觀餘論。故曰。應龍之興。雲霧滃然而隨。

遯齋閒覽載。閩中泉、福、興化、三州瀕海。每歲七八月。多東北風。俗號癀風。亦名爲報風。此說妄也。余鄉常有颶風。但初來聲勢頗惡。與三州不異。人家卽曰。報起矣。有頃。則亦蜚瓦拔木。無所不至。所謂報起者。卽颶風也。第其名不同耳。初不見有東北風。遯齋泥報字。遂有報風之說。以余鄉之事觀之。則遯齋之言爲無據矣。

夏間久旱。四方不免祈求。而雨隨至者。多是龍捲江河之水而上。非陰陽交感而成也。觀徽宗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其事見國史後補。雨中那得有魚。此雨是江河之水。爲龍所捲而上無疑矣。

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又雪詩云。疑是屑瓊瑰。皆比雪爲瓊者。以其白也。許愼說文則云。瓊、赤玉也。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蕚香瓊亂。殘英絳雪遺。謂此耳。若以余觀之。瓊未必是赤玉。恐叔重言之誤

也。

宗懍云。歲旦燎竹于庭。所謂燎竹者。爆竹也。王荊公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而今乃用于歲前數日。又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季冬之月也。牛爲丑神。出之所以速寒氣之去。不爲人病耳。而今乃用于立春之日。皆所不曉。

西域正月一日燃燈。中國正月十五日亦燃燈。但西域燃燈。本是供佛。而中國燃燈。特宴飲而已。高麗復用二月十五日燃燈祀天神。見石林燕語。亦各從其便耶。

嘉祐雜錄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師局務如都商稅務。亦休務一日。其令如此。然槁簡贅筆所載。耗日止是耗磨耳。故唐張說詩云。耗磨傳此日。縱橫道未宜。又詩云。上月今朝減。人傳耗磨辰。如此。則止是耗磨茶、磨麥等合忌之。官司局務去處何必休務耶。

今人謂梅雨爲半月。以夏至爲斷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故蘇東坡詩云。三旬已過黃梅雨。則梅雨爲三十日可知矣。

蘇東坡嘗作端午帖子曰。翠筒初窒棟。鄰黍復纏菰。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而藝苑又云。東坡之意。蓋謂棟當作練耳。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范至能參政刊在蜀中。其棟字不曾改。只作此棟字。不知藝苑何所見而謂東坡改作練字乎。豈亦有贋作者。而藝苑不能深察也。

蘇東坡云。故人史生爲余言。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

古來除夕。闔家團坐達旦。謂之守歲。此事不知廢自何時。前此四五十年。小兒尙去理會。今併不聞矣。此事雖近兒戲。然父子團圞。把酒笑歌。相與竟夕不眠。乃是人家所樂者。何爲遽止也。嘗觀杜子美守歲詩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蘇東坡詩亦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欐馬鬬喧譁。以至寒喧一夜隔。客鬢兩年催。昔人多見于篇詠。則知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可惜也。

余自幼聞長老言。京師地方。與泗州塔尖等。泗州塔一十三級。每級高一丈。是京師地形。比泗州高一十三丈爾。今筆談所載。乃云。京師之地。比泗州高一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其數細計如此。是必有所據而不妄矣。

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若據后山詩話所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此廣陵戲馬臺。非徐州戲馬臺也。正猶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

大孤山、小孤山。本是此孤字。今廟中乃各塑一婦人像。蓋譌孤字爲姑字耳。其地有孟浪磯。亦譌爲彭郎磯。相傳云。彭郎、小姑壻也。其言尤可笑。蘇東坡遊孤山訪惠勤、惠思詩云。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可證其誤矣。至僧祖可作大孤山詩。乃云。有時羅韤步微月。想見江妃相與娛。則又以大孤爲大姑也。

余鄉古有黃姑林。時人或曰黃公林。又有黃墓傳流。以謂秦世夏黃公也。

古有三皇五帝。至秦兼皇帝而稱之。皇者、三皇。帝者、五帝也。既曰皇帝。遂稱后爲皇后。子爲皇子。兄弟爲皇兄、皇弟。族爲皇族。則此皇字。似非所謂皇帝之皇。正如駙馬者、天子之壻也。以副馬給之。故稱駙馬。不知所謂郡馬、縣馬者何義。天子不可以主婚。其嫁女。則以公主之。故稱公主。不知所謂郡主、縣主者何義。此乃與以皇帝而稱皇后、皇子等類。殆不容稽攷也。

嫺眞子錄謂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不若漢世印文如丞相之印章。乃五字也。諸卿守相者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彼蓋不思漢世以士德王。數用五。惟其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有不足者。則以之字足之。今既不尚士德。又不用五數。奈何以此責今人。謂印文只取端正而不用五字乎。馬永卿智識高明。議論過人遠甚。而獨昧于斯。所未喻也。

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裁旨。初不敢指名其人。獨王子無所稱。乃曰王旨。然上帶王字。亦非所以尊王。此無他。蓋少曾涖事。初無常格故也。唐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取王裁旨。卻是。蓋是時風俗尚淳。不敢過有稱呼而已。

本朝宣祖號安陵。自太祖後。更加永字者。蓋太祖在西京日。嘗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陵。故其後不敢改。皆連永字者此也。

國初、事簡易辦。科舉與奏薦皆逐歲有之。治平三年有旨。自今後三年一次科舉。則知其前是逐歲有也。

王文正公遺事云。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則知此事亦是逐歲有也。

本朝親王得用玉帶、玉魚。自神宗賜岐、嘉二王始。親王得用青羅傘、紫羅大掌扇、塗金鈒花奩鑼、塗金茶鐺水罐。自徽宗賜燕、越二王始。

徽宗初踐阼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諡號、陵名相犯。宋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之過。

舊傳徽宗見羣臣。往往宣和殿之後有保和殿。保和殿之後有玉山殿。又後有玉簫閣。實逼外矣。余以大內圖攷之。宣和殿之後乃雲華殿。雲華殿之後乃玉華殿。又後乃澄華殿。卽到瑤津池。實御苑也。不知何故不同如此。

祖宗之制。異姓生封郡王者。皆外戚之尊屬爾。及其薨也。始贈眞王。若故相而有勳德。亦未聞有王爵之贈。況生封者哉。徽宗朝則不然。是時乃蔡京用事。遽封王介甫爲舒王。以其弟卞之外舅也。又封韓魏公爲魏王。以其有援立之功而與之同也。何執中之死。則封爲淸河郡王。以其在朝同執政也。以至鄭居中贈榮陽郡王。童貫封廣陽郡王。若此者。莫非爲身謀耳。謂他日旣殂之後。一郡王無疑。豈知禍變相仍。重責以死。僅免于刑戮。由其用心不臧故也。然而京之所自爲謀者。又豈止此一二事而已耶。

蔡元長在徽宗朝。變亂舊章者何止一事。其罪固不容于誅矣。而其最大者。是改公主爲帝姬。郡、縣主爲宗姬、族姬。姬、蔡姓也。今爲帝姬。爲宗姬、族姬。是欲天下皆歸于姬姓也。謂之不反可乎。其子絛、作國史後

補。乃謂徽宗以公主、郡、縣主爲不典。遂命有司議之。以本朝嬴姓。欲易公主爲帝嬴。郡、縣主爲宗嬴、族嬴。徽宗又以爲不合時宜。因喻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以爲婦人美稱。不獨爲姓也。在我而已。元長因奏言。臣乃姬姓。懼有嫌。徽宗笑而不答。乃降手詔。此一段皆是妄言。觀絛之用心。蓋謂當時之人不知之。作此書以專掩其父之惡。而不知陳東已備言之于欽宗之朝矣。獨恨當時羣臣見元長之置四輔三衞以爲反。議三恪陪位以爲反。乃不言改公主爲帝姬、郡、縣主爲宗姬、族姬以爲反。何也。余謂絛之言。正所謂欲蓋彌彰矣。天下其可以厚誣乎。

晉人夫婦。皆相呼爲卿。王渾之妻謂渾曰。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此婦稱夫爲卿也。山濤謂其妻曰。我後當爲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此夫稱婦爲卿也。觀古人閨闥之間。其情意如此。亦可見當時風俗之美。嫘眞子錄載陶淵明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謂雍、端乃二子名。且淵明清德如此。而有如夫人。余觀淵明與儼等書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乎。以是知淵明有如夫人無疑也。

續世說云。吳規頗有才學。王綸引以爲賓客。張纘出爲湘州刺史。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然舉盞曰。吳規愛汝。得陪令宴。規卽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越日繼亡。類苑云。劉潛以淄州職事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撫屍大哭數聲。亦亡。夫前古夫妻、父子之間。其至性有如此

者。至後世則不必然矣。

唐語林載。韓文公有二侍女。曰柳枝。曰絳桃。其奉使王廷湊也。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幷巷柳。馬頭惟見月團圞。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遽追獲。又有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秖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余謂此二詩決非文公所作。蓋當時附會者爲之爾。人家豈無侍女。況又有踰垣之事。文公乃唐一代人傑。豈得淫言媟語見于詩什乎。

容齋續筆云。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余讀小庭亦有月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樂天自注云。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若爾。則紅紫二綃亦女奴。然余又見樂天詩云。如何斷取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如此。則樂天女奴乃五人。蓋又不止如前四人也。他日容齋聞之。寧免一笑耶。

白樂天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余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嗟乎。無情者、其草木也。若猶有情。當此時其何以自處耶。余然後知情之惑人甚矣。自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而能以理自遣。不爲其所陷溺者幾希矣。夫石崇、喬知之輩。非無過人之才。絕俗之智。一爲所惑。遂至喪家亡身。況下于二人者乎。壽禪師垂誡云。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雖復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與夫胡僧法調將終與衆別云。山河大地皆變滅。而況人身。安得長久。但能專心清淨。屏去三毒。

形數雖乖。其會必同。如此等語言。端不可不留意也。

世人見父母疾革。往往有割股者。已爲異事矣。獨國初呼延贊以子疾革乃亟割股以食之。此亦世所無者。

王懿恪公、歐陽文忠公同爲薛簡肅公壻。人皆謂簡肅公能擇壻也。以余觀之。簡肅公蓋能知人耳。嘗聞公知成都日。一見范蜀公。卽俾同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也。洎自成都還。或問曰。歸有何奇物。公曰。蜀珍不足道。吾得一偉人耳。謂蜀公也。既而蜀公爲賢從官。簡肅公知人如此。其得二壻皆賢宜矣。

蘇東坡及官可蔭補以伯父之孫彭。見墓誌。黃太史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見豫章先生傳。觀二公用心如此。其中非有大過人者孰能爾耶。未論其文章也。

蘇東坡詩云。我大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掛冠及未艾。當獲一紀閒。意亦欲如樂天退居之後。安貧樂道。優游以卒歲耳。乃晚歲竄逐海上。滯留七年。後雖復官以歸。而奔馳數月。竟歿于中途。良可嘆也。

國史後補載蔡元長呼蔡攸爲公。蔡攸。其子也。人皆笑之。然史記陸賈傳。賈亦呼其子爲公。此事未可便以元長爲非。

廉宣仲高才。幼年及第。宰相張邦昌納爲壻。當徽宗時。自謂平步青雲。及邦昌得罪。而宣仲官竟不顯。病廢累年以死。其作畫松詩云。獨倚寒巖生意絕。任他桃李自成蹊。讀其詩則其人可知。

或云。人家種南天竺。則婦人多妒。余聞之舊矣。未知其果然否。向在江陰時。有一曹檢法者。其妻悍甚。蓋

非止妬也。曹嘗建一新第。求所謂南天竺者。將植于堂之東偏。余是時偶到彼處。姑以所聞告之。曹懽然應曰。其果然耶。我家今無事。尙不能安帖。況復植此感動之物乎。余曰。事未可知。聊爲耳目之玩。亦自不惡也。曹曰。耳目未必得玩。而先潰我心腹矣。則不如其已。遽命撤去。坐客無不笑之。

禮記。孔子之父叔梁紇、字叔梁。稱字在名上。古人下語或如此。孟明視世族譜以視爲百里奚之子。名視、字孟明。政與叔梁紇同也。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王元之詩云。未必顓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公以爲非。黃公未嘗姓夏。當云綺里季夏及黃公爲二人可也。今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又卻是其號。未知其孰是也。

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步里客談謂童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嘆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是卽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烏。雖蘇東坡、張芸叟諸公莫能辨之。觀東坡在惠州。其子遯之死也。有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芸叟以公奴終七有詩云。學語僅能追驥子。草玄安敢望童烏。是亦以烏爲子雲之子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此南牕紀談所載也。初疑衛是封號。然法帖中有衛夫人一帖。稱衛稽首。其末云。李氏衛和南。衛又似是其名。及讀東觀餘論。乃云。帖中衛夫人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應稱夫族及姓也。然後知衛乃是其姓。而李者其夫族耳。是時書之體格蓋如此。

蘇東坡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渠儂舊姓西。西、謂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而世稱西施。蓋東、西施之謂耳。東坡乃以爲姓西。誤矣。

蘇東坡詩云。獨看芙蓉傾白墮。余案洛陽伽藍記載。河東劉白墮善釀。所謂白墮者。當是其名。然殊無意義。疑斯人既白而且大。故閭里呼爲白大。如所謂黑闥相似。黑闥、本是黑獺。譌爲黑闥耳。閭里之名。鄙俗不可以理測有如此者。

晁氏客語載。蘇東坡好戲謔。每與人笑語。必曰。毋使范十三知。蓋范淳父排行第十三也。淳父平時每見東坡戲謔或稍過。必戒之故耳。然淳父家傳。說其排行皆只云第三。一處云。先公第三。視忠文諸子爲諸父行。又一處云。忠文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又一處云。時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處皆只云第三。家傳自不錯。而客語誤載之耳。

黃太史詩云。爲喚謫僊蘇二來。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濟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則知東坡第九二矣。

嬾眞子錄載黃太史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曰。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字魯直。恐未必然也。庭堅乃八愷之名。本朝仁宗重魯宗道之爲人。嘗書曰。魯直豈太史。慕二公之堅直。字而名之。意或在是耶。

甕牖閒評卷四

家語、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喪字當作去聲。言如失家之狗耳。故蘇東坡詩云。惘惘可憐眞喪狗。是矣。而元微之詩乃云。饑搖困尾喪家狗。又卻作平聲用。何也。案・喪家狗據韓詩外傳論文義・應讀平聲・元稹詩蓋本之。

淮南子云。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委羽二字。據許景衡詩云。委羽人物已仙去。陳跡風流猶至今。委音於危切。羽、音俱依切。乃委蛇也。則知蔽于委羽之山者。亦合作委蛇音矣。

王充論衡云。鼻不知香臭爲甕。則知今之人以鼻不清亮者爲甕鼻。作此甕字。未爲無自也。

弊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爲弊字。蔽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爲弊字。至莫字則不然。莫字、下亦從大。其從廾者。乃本于說文。非俗也。而世反不用。所不可曉。若夫奕字。則又不然。奕字下亦從大。說文則云。奕、圍碁也。其從廾者。說文則云。弈、大也。二字義絕不同。而世混爲一字用。尤不可曉也。

顧眄之眄。乃音面字。今觀束晳餅賦。其間云。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于下風。童僕空唯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眄字乃與徧字、咽字同押。則知古人用眄字。自讀爲面字矣。

潘安仁好借聲爲韻。其作西征賦云。殞吳嗣于局下。蓋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錯者、鼂錯也。本音倉故切。乃借爲倉各切焉。

郭璞記云。有魚名脩。有水名滌。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然滌水二字。自黃太史以來。只作此脩字。何耶。

匡謬正俗云。衞夫人則有勅寫就章。隨學規歷之謬。勅當作敕。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勅字乃是變體書。猶可用也。至于勅字。則與賚字同。豈可謂之敕字。然集韻諸書中敕字有作勅字者。其誤爲甚矣。石正源作爲此書。正當別白而詳言之。其見亦復如此。抑可謂承其誤也。敕字從束、或從來者。乃束字之變體耳。與漢書東方朔傳以棗作來來者同從來字。而加力則爲賚字矣。嘗觀丁度作集韻。入勅字在敕字門中。又陳文惠公寫天慶碑作勅字。已不可曉。而王荊公作字說。至詳悉矣。敕字仍作來字解。何也。夫字之難辨者至多。而又爲人所變改。遂失古人之體。

玉篇云。楳、與梅同。字說云。楳用作羹和異味。而合之如媒也。然則梅李字亦可作楳李矣。

白疊、布也。只合作此疊字。今字書又出一㲪字爲白㲪也。木綿、亦布也。只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棉也。二者皆非也。推其類而求之。字如此者甚多。左氏傳正義云。字者、孳乳而生。既有此疊字。遂生此㲪字。既有此綿字。遂生此棉字。其孳乳豈謂此耶。

沽字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平聲用者。如李太白詩云。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此作去聲用也。如東坡詩云。得錢只沽酒。又云。沽酒飲陶潛。此作平聲用也。

杜子美字學不明。其作詩多用重字。而不之悟。如寄劉峽州詩云。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又曰。姪女縈

新裹丹砂乏舊秤不知稱字卽古之秤字其秤字乃後人誤改稱字之偏旁耳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又云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罇不知尊字卽古之罇字乃後人誤增尊字之偏旁耳子美作此二詩卻不如韓退之郾城聯句云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擲雇笑金仍祈卻老藥前藥字蓋本子虛賦中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音酌藥音略後藥字乃如字退之所用一字其實是二字子美所用二字其實是一字

唐韻欶音靄乃音媪黃太史書元次山欶乃曲註云欶音襖乃音靄太史誤耳洪駒父詩話亦云欶音靄乃音媪是已苕溪漁隱不曾深究乃謂駒父不曾看元次山詩及太史此註妄爲之音而不知己自不曾看唐韻反以駒父爲誤也

韓退之詩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作字與過字同押音做明矣苕溪漁隱云老杜詩主人送客無所作作字當音做也余謂黃太史詩云斂手還他能作者此作字豈不當音做乎蓋與前二作字義同也

韓文公詩未諳鳴摵摵案苕溪漁隱云摵音縮又音索止此二音晁無咎詩云上山割白紵山高葉摵摵持歸當戶績爲君爲絺綌卻又音爲戚矣

五經文字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此二字從弟從夷夫弟者弟也夷者姨也有同體之義前古制字不爲無義也

芊者羊也當從艹從千作芊字見五經文字莧者山羊也當從艹從見作莧字見林氏字源二字必從艹

者。蓋象其角耳。然則制字誰謂無法乎。

世言俸給俸字皆作諷音。今案禮部韻略。俸字卻與縫字同。如此則俸字當爲平聲。不當爲去聲矣。

華陽華字是去聲。華山之華也。林和靖詩云。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閒步岸華陽。疑華字不可作平聲。小乘禪乘字是平聲。汪彥章詩云。應物聊爲小乘禪。疑乘字不可作去聲。

宋莒公謂回字直屈一筆。非兩口也。余觀蔡君謨作回字。多從此體。然後知莒公之言爲可信不疑。

資古紹志集有逡遁退讓字。歐陽文忠公以遁爲循。初亦疑之。後見羣經音辨云。遁音循。然後知音循爲是。文忠公自不妄也。

因話錄云。祠部俗謂之冰廳。冰字唐書音作去聲。歐陽文忠公詩乃有獨宿冰廳夢帝閽。冰字作平聲用。文忠公誤矣。而沈存中作汇南春意樂府詞云。艇子隔溪語。水光冰玉壺。冰字白音去聲。則知冰字可以作去聲音。故存中特著于此。

字說于種字韻中入穜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艸木亦或種之。然必穜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是王介甫亦以穜爲種字焉。藝苑雌黃云。穜植之穜。其字從童之用切。種稑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同。

今人作添、減字。添字從氵。是也。而減字從冫。乃是冰字。于減字有何意義。其謬誤有如此者。蘇東坡書皇太后閣春帖子云。宮中侍女減珠翠。作減字。方爲得體。夫字固有難知者。而添、減二字殊易曉。雖善書者略不爲稽攷。秖循俗而書之。殊可怪矣。

奈何乃連綿字。世多稱無奈何。是已。奈字上從大、下從示。當作奴箇切。不可作奴帶切。而音爲柰字也。蘇東坡詩云。平生不盡器。痛飲直無奈。舊人舉眼看。老伴餘幾箇。奈字乃與箇字同押。是東坡詩用奈字作奴箇切矣。若木下示。卻是奴帶切。果木名。與奈字自是兩字。

豨苓豨字本从聲。蘇東坡詩云。千金得奇藥。開示皆豨苓。是已。而唐子西乃作平聲。其詩云。豈有豨苓解引年。是也。

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比矣。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之說云。自是斷薰血。乃復用此薰字。不知何故。

蘇東坡作參寥子眞贊云。惟參寥子身貧而道富。辯于文而訥于口。外厄羸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譏刺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其間口字合音孔五切。見詩補音。過字、合音古字。見唐韻。庶幾與贊中武字、五字叶也。此知前輩作文。不妄下語。皆有所本矣。

字之從水者。篆文作此㶣字。蓋水字也。至隸書不作㶣字。乃更爲三點。亦是水字。然三點之中。最下一點挑起。本無義。乃字之體耳。若不挑起。則似不美觀。本朝獨黃太史三點多不作挑起。其體更遒麗。信一代奇書也。

匡謬正俗解果字云。果然、飽貌。夫果然乃獸名。黃太史帖云。腹猶果然。以腹大故耳。然不可止云飽貌也。

黃太史云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于來字韻中用法士多懷能乃是僧似鼈耳據此則才能字不可作奴來切押矣然古文固有用本字而借他音者張平子西京賦云撫紫貝搏耆龜掐水豹潛牛郭璞遊仙詩云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揖清波淩岡掇丹羨夫龜字作鳩字音萊字作黎字音非本字而借他音押者乎又況荀子成相篇云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潘正叔贈王元貺詩云游鱗萃靈沼翔翼希天階濟川用舟楫致治由賢能其用能字固有作奴來切者太史豈一時失記而誤言之耶

米元章寫遂州聖母廟碑梁字更加木而作樑字梁字自有木何用更加木也

役字古或從彳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子與遊未良款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戍則操戈役則執殳余謂此役字不必從彳止合作役字五經文字自有此役字也

淋浪二字浪字乃平聲蔡君謨詩云堂上壽觴淋浪滿其浪字卻作去聲用漫浪二字浪字乃去聲李方叔詩云令人卻憶漫浪翁浪字卻又作平聲用皆所不能曉者也

筆談辨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非從天良是然從矢者亦非也蓋吳字從口從矢矢卽大字其義與吳同皆訓大聲故從口從大吳字正不當從曰天前輩論之甚詳矣蔡君謨有美堂記云以資富貴之娛娛字卻寫作娛字非也

蔡君謨寫東閣記景字頭上從口。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口。均誤也。獨不見漢書音義解景字云。日居于頭上。京在其下。故爲景耶。何失稽攷如此。

詩家用乞字。當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入聲用者。如陳無已詩云。乞與此翁元不稱。蘇東坡詩云。何妨乞與水精鱗。此作去聲用也。如唐子西詩云。乞取蜀江春。東坡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此作入聲用也。

柰字、從木。奴帶切。奈字、從大。奴箇切。字形音訓全不同。然人寫柰字。往往多作奈字。奈字卻作柰字。蓋二字易于相亂。故多錯誤。胡宗愈寫杜子美詩。雞栖奈爾何。奈字從大。誠是也。然其後寫宿陰繁素榛。合作柰字。今乃作榛字。其左既添一木。若復從木。疑字書無此字。所不可曉。

信者、使人也。今乃以爲書儥之信。東觀餘論引援古昔辨之爲甚詳。而獨不記顏眞卿麻姑仙壇碑云。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一事何也。則知信者果爲使人矣。

孟浪二字。世皆作如字讀。今案西溪叢話載孟浪二字。孟字音母朗切。又案匡謬正俗載孟浪二字。浪字音盧黨切。然則孟浪二字當作上聲讀矣。

屛營二字。據藝苑雌黃乃有傍徨恐懼之意。屛音卑盈切。本朝有徐安人者。能詩。有集行世。其作秋扇詩云。西風颯高梧。枕簟凄以清。團扇猶在側。揮弄意屛營。觀其詩意。似與藝苑雌黃所言相合。若揚子雲萃之屛營。贏擅其政。庾亮讓中書監表云。憂惶屛營。不知所厝。此二書皆音屛爲上聲。誤矣。

昔字古作𦎫。上從四人。下從日。四人乃肉形。得日則乾。正脯腊之腊之。隸書乃作昔。遂借爲今昔之昔。後

人不察前人之意。以謂此乃今昔之昔字。卻于昔旁復加月。是添一肉以爲脯腊之腊。正猶莫字已有日。復加日在其下。暴字已有日。復加日在其傍。殊失前人之意也。

鈔、鑼二字。字書云。鈔、素何切。鑼、與羅同音。當喚爲沙羅也。而今人竟用作沙羅者。無他意。姑取其一邊耳。今人作脆字。從月、從危。非也。字書腲字。乃從月、從色。蓋從絕省耳。言肉易斷也。

膂肉之膂。將謂用此膂字。字書中乃出一呂字云。脊肉也。象脊膂之形。又象律呂上下相生之形。然則膂肉字當用呂字耶。

波稜出西域泥婆羅國。軍達出大食國。今四字皆加草于上。可見字書之誤。

古來慶賀必有物。故慶字從鹿。賀字從貝。

鷹字既從隹。又從鳥。似不應重疊。蓋雁字只從隹。于雁上加一點。乃雁字也。今再加鳥者。抑後人妄增耳。

盧、黑色也。古劒名湛盧者。謂湛湛然黑色也。犬名韓盧者。蓋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水名盧龍者。北方謂水之黑色者也。果名盧橘者。亦黑色也。

今人作寬字。于見字旁須著安一小點。蓋寬字從莧。音胡官切。乃桓、字山羊。是也。能亡其山羊。惟寬爲可。故寬字從宀、從莧。若妄作莧字。乃是菜名。非寬字之義也。

甕牖閒評卷五

世稱李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夫王羲之換鵝。乃寫道德經。晉史載之甚詳。後人遂以爲李白之誤。然李白集中自有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之詩。而李白初不誤也。又黃太史作玉樓春詞。末句云。爲君寫得黃庭了。不要山陰道士鵝。太史似不免有承誤之譏。然太史集中亦有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之詩。而太史亦不誤也。以此知太史玉樓春詞與李白前詩相似。恐必爲後人臆作。不然。李白遠矣。流傳固未可知。而太史近代人。玉樓春並不在集中。則知決非太史之詞。皆爲後人臆作明矣。

韓退之詩云。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此蓋記盧仝之一奴一婢耳。蘇東坡作絕句詩云。更煩赤腳長鬚老。來趁西風十幅蒲。東坡似指赤腳長鬚爲一人。豈其不詳審耶。

白樂天好以俗語作詩。改易字之平仄。如雪擺胡衫紅。此以俗語胡字作鶻字也。燕姬酌蒲桃。此以俗語蒲字作勃字也。忽聞水上琵琶聲。此以俗語琵字作弼字也。又有不因俗語而亦改易字之平仄者。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自注云。相音思必切。乃以相字爲入聲。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乃以十字爲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乃以司字爲入聲。白蘇李以來。未見此格調也。

杜荀鶴詩不甚佳。而或者獨取其閨怨一聯。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歸田錄乃云。此詩周樸所作。歐陽文忠公大儒。想必有據而不妄言。如此。則荀鶴詩殆絕無佳者矣。

汪彥章松詩云。絕勝分封五丈夫。疑丈字乃大字。前輩用事。亦有錯誤處。五大夫、蓋秦官也。秦始皇登泰山。避雨松下。遂封爲五大夫。初不聞有五株之說。後世不究五大夫是秦官。乃以松爲五株。皆封爲大夫。王逢原詩云。卻笑五株喬嶽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蓋錯誤也。

唐李端有巫山高一篇。歐陽文忠公作廬山高以擬之。而韶州圖經載。馬援南征。其門人幡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則廬山高亦武溪深之意也。

王荊公每自稱楚老。初不見其用處。及觀其作定林詩云。楚老一枝筇。于此傲人羣。又作公闢枉道過訪詩云。舊事齊兒應共識。新篇楚老得先知。方知此楚老乃荊公自謂耳。

蘇東坡作英州峽山寺詩。所載孫恪化猿事。乃端州峽山寺。非英州峽山寺也。

蘇東坡送筍與李公擇詩云。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襠。此蓋用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襠。駢頭玉香滑。爲故事也。而杜工部詩亦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或者乃以爲雉雞之雉。誤矣。此正唐人所謂稚子脫錦襠者。杜牧之詩又云。幽筍稚相攜。以牧之之詩證之。則工部之詩益知非雉雞之雉矣。

尚書故實載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斛。而蘇東坡詩云。胡椒八百斛。流落知爲誰。遂與之減卻百斛。豈其筆誤耶。案、新唐書元載傳云。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黃庭堅詩有何處胡椒八百斛之句。是書論蔡京

諸人奢縱條・謂胡椒八百斛如元載者不足云・此條似故作恢諧語・非直證誤減百斛・蘇東坡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故東坡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退之淮西碑亦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此二事大相類也・東坡遂託爲此詩・紹聖間有人于沿流館中得之・蓋亦有少不平故耳・而苕溪漁隱不知有此・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欲以自況・非也・

柳子厚所居乃愚溪・蘇東坡過太行詩云・未應愚谷能留柳・溪字遽改爲谷字矣・

蘇東坡詩云・谿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蓋以布穀爲脫卻破袴也・然脫卻破袴乃是不如歸去子規之鳥耳・非布穀也・

蘇東坡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

蘇東坡詩云・扶桑大鼷如瓮盎・瓮字人多作去聲讀・註云・瓮、於龍切・然則此詩瓮字須作平聲讀爲是・

蘇東坡不甚喜婦人・而詩中每及之者非有他也・以爲戲謔耳・其曰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乃評書之作也・其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乃詠西湖之作也・其曰戲作小詩君勿誚・從來佳茗似佳人・乃謝茶之作也・如此數詩・雖與婦人不相涉・而比擬恰好・且其言妙麗新奇・使人賞玩不已・非善戲謔者能若是乎・

蘇東坡昔守臨安・余曾祖作倅・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東坡云・吾二人賦詩・以雨速來者爲勝・不然・罰一

飯會。於是東坡云。一爐香對紫宮起。萬點雨隨青蓋歸。余曾祖則曰。白日青天沛然下。皁蓋青旗猶未歸。東坡視之云。我不如爾速。于是罰一飯會。

任淵解黃太史詩。改磨崖碑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結春陵二三策。引元次山春陵行爲言。此固一說也。然余見太史親寫此詩于磨崖碑後者作臣結春秋二三策。詎庸改耶。

黃太史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閒寫吏文書。世多病此詩既押十虞韻。魚虞不通押。殆落韻也。殊不知此乃古人詩格。昔鄭都官與僧齊已、鄭損輩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今此詩前二韻押十虞字。後二韻押九魚字。乃雙出雙入。得非所謂轆轤韻乎。非太史之誤也。

黃太史謝檀敦信送柑子詩云。書後合題三百顆。若用黃柑事。則言二百可也。而云三百者。卻是橘矣。

朝雞者、鳴得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朝雞。晁以道詩乃云。雞鳴本候海潮信。不爲金門上馬時。如此。則當爲潮汐之潮字。未知何據。

歐陽文忠公不喜中說。以爲無所取。而司馬溫公酷愛之。楊文公不喜杜子美詩。而黃太史眷眷未嘗輒去手。又蘇東坡喜漢書。而獨不喜史記。夫中說、杜詩、漢書、史記。人人皆知其美。而諸公所見不同如此。豈亦性情之癖耶。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蔑呂臣。非楚得臣也。又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蘇東坡既作怪石供。及記赤壁洞穴。乃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岸多細石。往往有溫潤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盤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二篇所載不同如此。未知其孰是也。

蘇東坡在黃州時。夢神宗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二文皆載之集中。及作志林。乃云。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圜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既畢。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蓋即集中所載裙與靴銘也。不知何故不同如此。

黃太史謝張寬夫送櫻桃頌云。張子羞我助貧餐。下句云。桑鵝楮雞不足云。余疑餐乃飧字。蓋傳寫之誤。字書云。熟食曰飧。以飧字叶故也。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氏傳載季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徐仲雅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杆。而黃太史作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云。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其後二句。乃是襲徐仲雅宮詞。豈太史作頌案此句下有脫文。

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于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于詞句。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爲之耳。觀曹彬下江南時。後主豫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

說文、筠字、從竹。竹皮也。孔穎達亦以爲竹外青皮。蘇東坡作臨江仙詞云。無波眞古井。有節是秋筠。乃用白樂天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詩。雖承樂天之語。而改竹爲筠。遂覺差遜。

蘇東坡在黃州有詞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惟高處曠闊。則易于生寒耳。故黃州城上築一堂。以高寒名之。其名極佳。今士大夫書問中。往往多用高寒二字。雖云本之東坡。然既非高處。二字亦難兼也。

蘇東坡在黃州。自號狂副使。其詞云。更問罇前狂副使。又自號老農夫。其詞云。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

蘇東坡謫黃州。鄰家一女子。甚賢。每夕只在牕下聽東坡讀書。後其家欲議親。女子云。須得讀書如東坡者乃可。竟無所諧而死。故東坡作卜算子以記之。黃太史謂語意高妙。蓋以東坡是詞爲冠絕也。獨不知

其別有一詞名江神子者。東坡倅錢塘日。忽劉貢父相訪。因拉與同游西湖。時二劉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婦人甚佳。見東坡。自敍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無由得見。今已嫁爲民妻。聞公游湖。不避罪而來。善彈箏。願獻一曲。輒求一小詞以爲終身之榮。可乎。東坡不能卻。援筆而成。與之。其詞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筵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此詞豈不更奇于卜算子耶。

驀驀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秖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飛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此秦少游爲朝雲作南歌子詞也。玉骨那愁瘴霧。一作煙瘴・冰肌一作冰姿・自有仙風。海山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汚。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蘇東坡爲朝雲作西江月詞也。余謂此二詞皆朝雲死後作。其間言語亦可見。而蔓苑雌黃乃云。南歌子者。東坡令朝雲就少游乞之。西江月者。東坡作之以贈焉。恐非也。莊季裕雞肋編曰。東坡謫惠州時。作梅詞云。廣南有綠毛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于枝上。土人呼爲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公之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近日、鄭聞眷一官妓。周韻者。作瑞鶴仙遺之。其末句云。醉歸來不悟，人間天上。雲雨難尋舊跡。但餘香、暗著羅衾。怎生忘得。其詞固佳也。但天上豈是作懽處。其褻慢又甚

于少游。

黃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已以爲切對而語益峻。蓋其服膺如此。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可對韓退之詩何人肯向死前休。此一聯尤奇絕。雖未成全篇。知太史眞能集句。第恨所見者不多耳。然其善集句爲百家衣者。亦其所優爲故也。

黃太史詞云。一盃春露莫留殘。與郎扶玉山。又詞云。盃行到手更留殘。兩殘字下得雖險。而意思極佳。

朱希眞好作怪字。往往人多笑之。其小詞有云。輕紅寫遍鴛鴦帶。濃綠爭傾翡翠卮。其怪字似不宜寫在鴛鴦帶上。則爭傾翡翠卮。恐未必然也。一日。偶於江陰侯守坐上及之。坐客無不大笑。

曲名有念奴嬌者。初謂愛念之念。是不然。唐明皇時。宮中有念奴。善歌。未嘗一日離帝之左右。其寵幸可知。能製新詞。疑因此創名也。

元徽之詩云。六么散序多龍撚。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蓋此曲先名錄要。後改名綠腰。而今曲名六么者。偶從省耳。非有他說也。

今小詞中謂孟婆、且告你。與我佐些方便。風色轉。吹箇船兒倒轉。孟婆二字不爲無所本也。北戶錄載段公路云。南方除夜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占吉凶。以肉祀船神。呼爲孟翁、孟姥。

曲名紅牕迴者。紅牕影也。見異聞集。名賀新郎者。賀新涼也。見古今詞話。名二郎神者。大郎神也。見能改

齋漫錄，

有二郎神詞前段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漫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毬燼冷。前押影字。後押冷字。用韻似不叶。然冷字有二音。一音魯打切。一音魯頂切。案、字書打卽音頂。此以魯打、魯頂作二音。欠確。此曲冷字若作魯打切。則不叶。當作魯頂切矣。亦如卜算子詞後段云。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此冷字與省字同押。是亦魯頂切也。

觀史記魏公子列傳。有自剄二字。剄音古冷切。冷字蓋魯頂切也。冷字從冫。法帖中王獻之書極冷字乃從氵作冷字。不知何謂也。

蒙求、程邈隸書。今觀法帖中邈有天得一以清帖。正今人所作之字。皆是隸書分明。而或者又何疑焉。

余嘗得周子發眞蹟一軸云。王羲之嘗書蘭亭會敍。隋末。廣州僧得之。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眞蹟。求之得其他本。知第一本在廣州僧處。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之。其說如此。而宋景文公雜跖集亦云。余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帖。蓋譎以出之。輒嘆息曰。蘭亭敍若是貴耶。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世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失信于天下也。觀景文公所書。益知子發之言爲不謬。惟是蘭亭一篇。梁昭明太子集魏晉以來諸公雜文作文選。而蘭亭獨不入。本朝太宗摹魏晉以來諸公眞蹟作法帖。而蘭亭復不入。抑可謂之不幸矣。

道州法帖中有張乖崖一書。前面直云。四月初。張殿丞到。得手翰。後面云。知昇州張押自手。其自重如此。

因記泊宅編所載張安道與劉萃老、蘇子容書。是時二人方同在政府。而安道之書不稱名。只著押字。則知前輩作事。皆自有體也。

余家有林逋眞蹟一帖。其末後只作君復再拜。夫君復蓋逋表德。烏可以代名。後觀柳公權與弟帖云。誠懸呈。王逸少敬謝帖云。王逸少白。盧循與廬山遠公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此數人者。皆以表德代名。則知古自有此體。逋爲不妄也。

米元章崇寧間出守無爲軍。官亦不甚卑微。其一帖云。雖無一粒田。且望豐歲物賤。而養生耳。夫元章事官如此。至無一粒田。足見其平日胸次之不凡鄙也。

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周孚先帖寫修園作脩園。以至王荊公作詩。其間有千竿玉三字卻寫作千岸玉。恐皆是其筆誤耳。

作畫形易而神難。形者、其形體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體。學畫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過人有不能爲者。東觀餘論云。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又師友談紀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其別形神如此。物猶且爾。而況于人乎。

余嘗見虢國夫人夜遊圖。乃晏元獻公家物。後歸于內府。徽宗親題其上云。張萱所作。蘇東坡諸公有詩。皆在其後。而黃太史跋東坡此詩。乃云。周昉所作虢國夫人夜遊圖。疑太史未嘗見此圖。以意而言之耳。前世皆病蘇東坡不當呼李伯時爲畫師。蓋東坡嘗有詩云。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重作輞川圖。殊不知

東坡乃用王摩詰之語耳。摩詰自作輞川圖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東坡蓋本于此。

建中靖國間。饒德操題周昉畫李白詩云。烏紗之中白苧袍。岸巾攘臂方出遨。此本最佳也。今之畫李白者作緋袍。其服色未爲深害。但裏用白夾。寓所謂裏白者。何爲鄙俚至于如此。而今士夫收本。往往皆同。舉此可爲千載一笑。又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寧無一人以曉之耶。

甕牖閒評卷六

劉夢得茶詩云。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以此知唐人未善啜茶也。使其見本朝蔡君謨、丁謂之製作之妙如此。則是詩當不作矣。夫旋摘之茶必香。其香當倍于常茶。非龍麝之比也。古人入茶有用龍麝者。其壞茶爲不少。茶有自然之香。其何假于龍麝乎。黃太史詩云。要及新香碾一杯。不應傳寶到雲來。是知茶之新者。其香尤可愛也。

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芽。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雪滿盌花徘徊。此乃詠煮茶也。北人皆如此。迨今猶然。香蒻類藁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事。雖曰茶芽。不知爭得入口。豈亦如樂之咬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蒻蓋南人。未知煮茶耳。

白樂天茶詩云。渦嘗一盞綠昌明。昌明乃地名。在綿州。人便謂昌明茶綠。非也。此正與黃金碾畔綠塵飛之句相似。蓋是時未知所以造茶。制作不精。故茶之色猶綠。而好事者錄其茶之妙。亦未以白色爲貴。其詩故如此。使樂天見今日之茶之美。而肯爲是語耶。

自唐至宋。以茶爲寶。有一片值數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貴如此。而前古止謂之苦茶。以此知當時全未知飲啜之事。蘇東坡詩所謂茗飲出近世者。不可謂無所本也。

余生漢東。最喜啜蠲茶。閒時常過一二。北人知余喜啜此。則往往煮以相餉。未嘗不欣然也。其法以茶芽盞許。入少脂麻沙盆中爛研。量水多少煮之。其味極甘腴可愛。蘇東坡詩云。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者。是矣。而東坡詩又云。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茶錄中亦載。茶古不聞食。晉以降。吳人採葉煮之。號茗粥。則知蠲茶者。自晉蓋有之矣。非復今之人始食也。東坡詩又云。食罷茶甌未要深。後人便謂食罷未可啜茶。引東坡此詩以爲證。而不知東坡且欲睡耳。故其詩下句云。春風一榻值千金也。古人客來點茶。茶罷點湯。此常禮也。近世則不然。客至點茶與湯。客主皆虛盞。已極好笑。而公廳之上。主人則有少湯。客邊盡是空盞。本欲行禮。而反失禮。此尤可笑者也。

今人造酒。用秫一斗。而下水五升。遂可取酒一斗。是酒、常酒也。或有欲得佳者。只下水三升。得酒七八升而已。觀漢書平當傳註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尚未爲佳酒也。

龐安常傷寒論云。屠蘇、平屋也。可以禦風寒。則歲首屠蘇酒。亦取其禦風寒而已。

今人遺酒。必以四尊而謂之乘壺者。蓋馬四匹爲乘。故酒四尊借以爲乘焉。無他意義。聊以爲戲而已。

瓶、酒器。古之盛酒以遺借書者也。故古語云。借一瓶。還一瓶。然唐韻云。瓶、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如此。則以書借人者。得酒甚多。余家貧。常苦無酒。雖不善劇飲。而每欲以飲客。今當廣置書以借人。若時得數瓶以爲用。顧不美耶。但恐今人非古人。雖借書而酒不可得也。

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謂此瓶出自京師。誤也。京字當用經籍之經字。普安人以瓦

壺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

杜陵詩云。飯抄雲子白。蓋謂飯可以比雲子之白也。至後世則便以飯爲雲子。故唐子西詩云。雲子滿田行可擣。又汪彥章詩云。秋來雲子滑流匙。更不究雲子爲何物。見杜工部有飯抄之句。竟指飯爲雲子也。然雲子乃神仙之食。出漢武外傳中。又詩云。漁梁曬翅滿烏鬼。則又以烏鬼爲鸕鷀。亦緣工部詩有曬翅滿漁梁之句也。且鸕鷀非是烏鬼。沈存中已竊笑之。所謂白差烏鬼作鸕鷀者。爲此耳。然則雲子亦是白差矣。

東晳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搜。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案。蘇軾遊博羅含積寺詩自注。束晳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而賦彙載束晳餅賦。薄持作薄壯。起搜作起溲。牢九作牢丸。殆傳本各異。此條則仍軾注而載之。

黍、稻與麥不同。蘇東坡集云。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

博雅云。蕢、蘆音巨也。非是。所謂蕢者。卽今之苦馬。殆語訛耳。蘆則別是一種菜。世稱爲銀條菜者是。與苦馬絕不相類。豈博雅不詳審而誤以爲一物耶。

緗素雜記云。蘆菔、江東人謂之菘菜。蘆菔乃是今之蘿蔔。與菘菜全不相類。江東人無緣以爲一物。豈亦緗素不詳審而強名之也。

蘇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薑蜜湯。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別子由詩云。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其見于篇章者如此。

字書、酢乃醋字。世作酬酢之酢。非也。今按匡謬正俗注云。酢菜。酢、音倉故切。東軒手抄云。北方頗貴。士人以糖酢漬之。又云。儋耳食無果麪醬。酢黃太史謝張泰伯惠黃雀鮓詩云。蜀王煎藪法。醯以羊矣兔。麥餅薄于紙。含醬和醎酢。是皆作醋字用也。

游酢酢字。前輩作醋字用。東軒手抄云。酢藏不如蜜漬。是已。近與一僧偶及此云。今游酢寺中最使得著。卻是油醋也。僧爲大笑。

徽宗朝。蔡京諸公用事。四方饋遺。皆充物其家。入上方者纔十一。京家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王黼家黃雀鮓自地至棟者。凡滿三楹。事見曲洧舊聞。梁師成家一日入惠牛酥一百觔。事見漫錄。其奢縱如此。以是知前代有胡椒八百斛如元載者。蓋不足云也。

漢承秦之後。卿大夫尚服皁衣。故張敞議云。臣備皁衣二十餘年。谷永書云。擢之皁衣之吏。以見當時尚服皁衣也。然夏侯勝云。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者。蓋漢時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公極崇之官。顏師古註遂謂青紫爲卿大夫之服。夫師古豈不知當時尚服皁衣而未有青紫也。何繆誤乃爾耶。

今之紫衫。下吏之服也。自南渡以前。士大夫燕服。止是冠帶。惟下吏便于趨走。則服紫衫。既而金人南下。兵革擾攘。以冠帶不甚輕便。士大夫亦盡服紫衫。且欲便事。不以爲非也。迨紹興末。有臣僚上言。今天下承平。而百官如擾攘時。常服紫衫。不稱于是朝廷之上。郡縣之間。悉改服涼衫純白之衣。未幾。顯仁升遐。亦其驗已。又有臣僚上言。涼衫近喪服。不可用。仍合只用紫衫。故至今皆服而不疑。天下事固有循習之久而不可改者。如今朝衣制。亦嘗屢更矣。獨恨前後臣僚既言紫衫、涼衫不可用。而略無一言。仍用冠帶坐使承平之風。不復見于後世。豈不重可歎哉。

百餘年前。士人乃服白襴袍、鐵裹帶。有一士人忽皁衫紗帽而出。或怒曰。汝爲舉子。安得爲此下人之服。事見畫墁集。是時未重衫帶如此。

夫古之聖賢。其遺像見于後世者。不知幾何人。然古人自有古人制度。豈可與今人相似。余嘗見世之塑廟神。與夫畫王者從官形貌。不問世之遠近。其用幞頭者。皆作橫烏。乃今之服制。故未嘗不掩口竊笑。以爲循習之弊一至于此也。

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爲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嘗笑王則之叛貝州也。在軍中。常裹花帽。人見其花帽。皆知其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蒼梧先生雜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鼖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傳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爲皁

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爲非。何哉。

本朝侍從以上得繫紅鞓帶。白葉少蘊始也。國初未有繫紅鞓帶者。滑州有賈魏公畫像。其帶只是黑鞓。曾見一士大夫云。唐明皇畫像在潞州。亦只是黑鞓帶。至五代時。帶始尚紅鞓者。想是時人主已用之。又未知果起于何代也。

夷堅乙志云。鬼畏革帶。非也。鬼何由畏革帶。夫人之死不繫革帶者。蓋帶乃牛革爲之。不欲以人乃與牛革混雜耳。而非畏革帶也。

嘉祐錄載。李汧公勉百衲琴用蝸殼作徽。蝸殼豈堪作徽。恐是螺殼傳寫之誤耳。

琵琶不謂之彈而謂之抹。故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白樂天詩云。谷兒抹琵琶。則知細抹將來正謂琵琶也。

棊至難事也。而詠棊爲尤難。嘗觀杜牧之詩云。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太史詩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螳殼化枯枝。案。螳殼。黃庭堅集作蜩甲。觀此三詩。皆道盡棊中妙處。殆不容優劣矣。至王荊公、蘇東坡則不然。荊公之詩云。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盈。東坡之詩云。勝固忻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爾。二詩理趣尤奇。其見又高于前三公也。

名紙。古只謂之名。案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晚還家。所齎名必盡。以

是知名紙古只謂之名也。

聞見後錄載王荊公平生用一種小竹紙。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數幅。卻是小竹紙。然在他處見者不一。往往中上紙雜用。初不曾少有揀擇。荊公文詞瀲灩學術該明。爲世所推重。故雖細書人未嘗不記錄之。至於用紙亦然。雖未詳審。亦可見其愛之之篤也。

蘇東坡一日得蠻紙一幅。題云。此紙甚惡。止可鏡錢餉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後世當有錦囊玉軸什襲之寵物之遇不遇蓋如此。諸集中皆無書此一段者。聞識之以補東坡遺事。

紙謂之簡。亦謂之枚。黃太史詩云。爲染藤溪三百箇。歐陽文忠公詩云。純堅瑩膩卷百枚。今所謂邵公紙者。乃龍圖學士公邵蠻知越州時作也。余聞其姪孫篤言如此。

黃素細密。上下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此正所謂烏絲欄也。

世稱銅雀硯。殆用銅雀臺瓦爲之也。余觀武昌土俗編載。安樂宮在吳王城中。舊傳此宮中古瓦皆澄泥爲之。可作硯。一瓦值錢一千文。是知古瓦精緻如此。不獨銅雀臺瓦可爲硯也。蘇東坡酷愛硯。其在黃州五年。黃州去武昌不遠。略無一言及之。前後好事者甚多。亦無及此。何耶。豈東坡時吳宮古瓦猶未顯于世歟。深所未喻也。

舊聞鳳咮龍尾硯。至今人以爲寶。然苕溪漁隱載。鳳咮乃建州鳳凰山土。色膏腴。特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材也。蘇東坡爲人所紿。故形之歌詠耳。蘇易簡硯譜又載。歙州龍尾山雖有其名。而山實無石。蓋好

事者取其美名以吪于世耳。且以鳳咮、龍尾。其名亦可謂著矣。見于議論、形之篇什者甚多。若據此二書則皆以爲無有不知。今所謂鳳咮、龍尾者。果出于何地。以是知天下之事。其可盡信乎。

研墨所貴無聲。不可不知也。蔡君謨詩云。玉質純全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黃太史詩云。但見受墨無聲松花發。是矣。

余觀嬾眞子錄載。古筆多用竹。如今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放楊文公談苑云。西域僧覺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信知竹筆亦可以書字矣。豈自古如此。而西域之人至今不變歟。

古者。椀、楪以木爲之。故椀、楪字皆從木。

針指二字本俗語。夷堅志採而用之。亦自不惡也。其記婺州民女書云。夜與母共寢。晝則作針指于牖下。

西溪叢話載。南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車。謂之苦車。苦、音庫。而浙人乃云注船、注轎子。是亦苦船、苦車也。然二字其義皆不可曉。以其音相近。故知其意則同。

世謂投子六隻爲渾花。五代史載。劉信一擲。遂成渾化。正謂投子也。化字亦有理。第世俗訛爲花字耳。又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爲浮圖。何也。浮圖乃塔耳。舊聞張山人浮圖詩云。浮圖好。浮圖上頭細了下頭麤。借此名以名投子者。豈亦以一二三四五六爲自細至麤如浮圖之狀也歟。

器皿、人多云受用。其實名舊用。談苑云。吳越王錢俶以妃平生舊用凡百箱賜孫承祐。承祐、蓋妃之弟也。

今人呼庭宇、院宇、宇下。乃易所謂上棟下宇者。宇下、屋檐是也。見左氏傳正義。

廳後屋、人多呼爲土廊。其實名貯廊。澗水燕談云。是時。會議于玉堂後貯廊。人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

取明隔子。人多呼爲亮隔。夷堅志乃云。廊上列水盆、幌巾。堂壁皆金漆涼隔子。又卻用此涼字作平聲。

敎乃地名。秦以敎地爲倉。故爾。今所在竟謂倉爲敎。蓋循習之誤。唐書裴耀卿傳云。東幸就敎粟。楊文公談苑亦云。此寺前朝廢爲倉敎。皆以倉爲敎者。抑豈循習之故歟。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朝有大雲寺。至明皇時乃改爲開元寺。然余觀黃太史題跋有云。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又不知此大雲寺者何寺也。豈亦唐朝大雲寺而仍有不曾改爲開元寺者乎。

舊傳相國寺有十絕。余攷能改齋漫錄所載。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此十絕之一也。又攷談叢所載。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卷簷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絕。此其二也。是與太宗御書爲三絕也。第未知彼七絕爲何物耶。然本朝名畫人氏云。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大殿內彌勒聖容。乃唐中宗朝僧惠雲于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爲一絕。睿宗親感夢。于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舊相國寺爲大相國寺。御題牌額爲二絕。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幷門外善神爲三絕。大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爲四絕。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爲五絕。明皇天寶四載。令邊思順修建排雲寶閣。爲六絕。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爲七絕。明皇敕車道政依于闐國傳樣畫北方毗沙門天王。

爲八絕。環師畫梵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爲九絕。西庫北壁僧智儼畫三乘國因果入道位次圖。爲十絕。又卻引此爲十絕。未知是否。

余向過江陰。見一路中寺舍亭館題梁往往多錯者。且如紹熙元年二月十五日建。則當云歲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歲次固不容錯。二月卻書其月建作己卯。歲次既是庚戌。則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復記耶。惟日則懼有參差。故先書二月乙酉朔。然後知十五日己亥無疑矣。每與親舊觀之。未嘗不笑其疎謬有如此者。

甕牖閒評卷七

北夢瑣言載狄右丞愛與僧游。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此正鄭都官詩所謂愛僧不愛紫衣僧者也。

本朝自仁宗以後始拜佛。見呂原明侍講雜記。

蘇東坡作海月辨公眞贊云。師神氣澄穆。不見喜慍。及作志林。記辨公遺事。乃云。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慍。二處所說不同如此。

僧參寥者。蘇東坡與遊甚密。疑參寥二字乃道號。故東坡云。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又云。屬參寥子以書遺子。然東坡一帖。乃以爲參寥字。若果字參寥。又不應作參寥子。此余所未曉者。俟更攷之。

人多以僧爲奴。所謂禿奴者是也。今蘇東坡記異一篇。又以道士爲奴。二者固皆可以奴稱耶。

黃太史過泗州。禮僧伽之塔。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肉食。可謂有高見者也。世之人惟其所見不高。故沈溺而不知返。今太史乃能一念超然。諸妄頓除。視身如虛。不爲纖塵所汚。又作文以痛戒之。可不謂有高見者乎。而或者乃病其不能堅守。暮年猶有所犯。余嘗究其然。蓋太史乙酉生。是時有柳彥輔者。乃耆卿之孫。善陰陽。能決人生死。謂太史向後災難大抵見于六十以下。太史六十一貶宜州以卒。則彥輔之言信矣。當其在宜州棲遲癘霧之中。非菜肚老人所宜。其況味蓋可知。乃兄子明自永州來訪之。有隣人曹醇老送肉及子魚金橘來。故不免與兄同食葷。若酒色則不知所犯也。後有汙衊之者。皆取以前事妄相訾

毀。太史寧有是耶。縱時或食葷。較之刲羊刺豕庖鼈鱠鯉而不知紀極者爲如何。君子存恕心。不可不爲明之也。

佛經云。平生不妄語。其舌可能及肱。後見黃太史詩云。我舌猶能及鼻尖。恐亦是佛經之意也。

國史後補載王老志行事詳矣。獨不載蔡元長一事。何也。初徽宗命老志館于元長賜第。老志見時事如此。因謂元長曰。速避位。禍將及矣。元長聞之。謂所親妾曰。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此事乃載于避暑錄話。豈後補之書亦有遺忘耶。

余嘗問人藥石之義。答者多不同。夫藥固無可疑者。若石、則砭石也。昔王僧孺多識故事。侍郎金允超聞訪。以砭石對曰。古者以石爲針。初不用鐵也。是知砭石可以刺病。人有病患。有用藥者。有用砭石者。此所以謂之藥石。

蘇東坡言蜀人龐安常善醫而瞶。凡與人接談。必寫字而後能曉。東坡嘗戲之曰。子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吾與子皆異人也。東坡一時以此戲安常則善矣。然不覺自狀爲啞者。讀此可發一笑。

蘇子容少受知于杜祁公。出處略同。杜祁公爲相不及百日而經宗祀冠貂蟬數有大儀制皆預。後以東宮少師致仕。年八十而薨。子容在相位不及一年。嘗預册后郊祀。以少師致仕。年八十有二。與祁公出處始終略同。此子容之孫象先所敍也。及攷子容在南京幕時。婺州一衙前葛好問者。精于星度。嘗謂子容之命全似杜祁公。今以行事觀之。則好問之言。信不誣也。

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季勳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余曩時嘗與人論命。皆云。惟生時爲最緊要。夫一時中有淺深。且分爲初、中、末。以此定禍福。猶恐有誤。今乃不用生時。何以取決乎。然二公藝術之精。舉世莫能比。往往十中八九。又所不可曉者。

陰陽至有不可曉者。泊宅編載許幾、陳與義皆午生。因馬驚而致禍。不旋踵以死。或云。唐明皇酉生而好鬬。難。又云。木命人畏漆。皆此類也。

陰陽家云。甲戌、乙亥山頭火。江陰君山頂上有塔一所。乃甲戌日建。既而被火。今累年竟不復修。陰陽之說亦不可不信也。

今人皆言珓杯。古人謂之杯珓。韓退之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難爲同。又集韻云。杯珓、巫以爲吉凶器者。唐韻云。杯珓、古者以玉爲之。皆作杯珓也。

鴻鵠二字若據史記音解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弁鴻鵠高飛一舉千里。云云。自是一種鳥名。鸞鳳之屬。非鴻雁與鵠也。而韓退之病鴟詩乃云。擬凌鸞鳳羣。肯顧鴻鵠卑。又何耶。

鴝鵒交則以足相勾。故其字從句。謂之鴝鵒者以此。

黃太史詩云。百舌解啼泥滑滑。夫百舌春間鳴。至仲季則不鳴。所謂反舌無聲卽此耳。若泥滑滑乃田間一種小鳥。名曰竹雞。非百舌也。

東齋記事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皮之。幷其子賣于蕭氏。後旬日。示以母皮。跳躑號呼。不食而死。玉壺

清話亦載。一家合藥。當用蝙蝠。遂擒得一枚。爛杵貯之器中。明日。諸小蝙蝠皆圍遶之。此二事讀之懽然。余平生最不嗜殺。得活魚、蟹。往往放之江中。不復食。凡蠢動之物。非是無情。第不能言耳。奈何世之好殺者。惟務恣其口腹。其誰肯以衆生之命爲命耶。

古語、鄭康成家牛觸牆成八字。故王琪舉以戲張亢云。張亢觸牆成八字。蓋指其爲牛也。

嘗謂人之日日間能視。而夜間不能視。至貓、狗則不然。夜與日能視同也。因觀松漠紀聞載。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物。故眼明。以是知貓狗夜而能視者。殆亦以食生物而眼明也。

蜥蜴、蛉蜮非冬間所有之物。蘇東坡在廣南。上元夜有詩云。靜看月魄盤蜥蜴。臥聞風幔落蛉蜮。豈廣南地暖。而此二物不蟄耶。

西陽雜俎載。蝦姑狀如蜈蚣。食蝦。余謂蝦姑可對鴉舅。而唐陸龜蒙詩云。行歇每依鴉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以鴉舅對鼠姑。不知鼠姑何物也。

蚊子初不能鳴。其聲乃鼓翅耳。何以知之。蓋蚊子立定則無聲。惟飛起有聲。故知其聲不在于口而在于翅也。歐陽文忠公蚊子詩云。萬枝黃落風如射。猶自傳聲欲噬人。是未嘗細察耳。

歐陽文忠公蚊子詩云。蚤虱蚊蚤罪一倫。未知蚊子重堪嗔。又詩云。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而孟城孫公談圃亦載。秦州西溪多蚊子。使者按行。左右以艾煙烘之。有廳吏醉仆。爲蚊

子所嚙而死。其可畏有如此者。

吳都賦云。蛟鰐、琵琶註云。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豈今所謂鮣魚者乎。

蘇東坡作漢陂魚詩云。烹不待熟指先染。乃在去聲韻押。然左氏傳載染指事。染字音如琰反。作上聲押可也。豈其錯誤耶。

漫錄載。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丁子。蘇東坡所謂江瑤柱是也。又載劉貢父以蔡確爲倒懸蛤蜊、蛤蜊一名殼菜。夫車螯、江瑤柱、蛤蜊、殼菜。自是四物。余鄉皆有之。漫錄乃以爲二物。其不詳審如此。

泊宅編云。鵠生三子。一爲鴟。鸛生三子。一爲鶴。齊民要術云。一梨十子。惟三子生梨。餘皆生杜。澠水燕談云。鱷卵化山谷間。大率爲鱷者十之二三。餘或爲黿。或爲龜。以是知天地間物所生而不盡相肖者。往往然也。

凡花皆以美名褒之。故宋咸牡丹詩云。寶花初爛欲連枝。是以牡丹爲寶花也。蘇東坡海棠詩云。惟有名花苦幽獨。是以海棠爲名花也。黃太史水仙詩云。糞壤能開黃玉花。是以水仙爲黃玉花也。以至李太白以瑞香爲仙花。見于其詩。所謂聞道仙花玉染紅者。洪駒父以巖桂爲可憐花。見于其詩。所謂誰折可憐花、置我經行處者。是未嘗不以美名褒之也。夫蓮花在諸花中亦甚奇特。前輩賦詠之者甚多。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惟蓮花得意于水月。可謂紀其實矣。而陳去非乃獨

以繁花目之。其詞有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使蓮花有知。寧不稱屈耶。

牡丹謂之眞花。見牡丹記。又謂之寶花。見宋咸詩。獨歐陽文忠公名爲最好花。嘗與王君貺詩云。最好花嘗最後開。君貺得之不樂。蓋有故而然。然非爲惜花者也。又云。好事者多用牛酥煎牡丹花而食之。可見其流風餘韻。此事得之蘇東坡集中。東坡雨中明慶寺賞牡丹詩云。故應未忍著酥煎。又詩云。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是也。

唐之唐昌觀玉蘂花。後王元之更名曰瓊花。說文云。瓊、赤玉也。而晏元獻公乃于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此事非出于文選也。

今人染弗肯紅名玉色。非也。當名肉紅耳。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芍藥名云。沔池紅。註云。千葉肉紅。又。赤苗、旋心。亦註云。千葉深肉紅。于此可見。

事物紀原載。蘭香本名羅勒。後避石勒諱。改曰蘭香。至今以爲然。然春秋時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己蘭。且曰。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故生穆公。而名之曰蘭。事物紀原何以謂先名羅勒耶。而沈存中忘懷錄又謂蘭有二種。黃花者最香。紅者次之。然蘭皆是紫花。無黃紅二種。未審存中將何者爲蘭也。

司馬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註云。蘭、即今澤蘭。別是一種花。非蘭也。此乃不曾親見。妄意而言之耳。

此物余鄉有之。故知其言之失。若遠地不生之處。則遂信以爲誠然者矣。豈不誤天下後世乎。

嵇康養生論、幷博物志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自古以爲二花。今沈存中忘懷錄種合歡法下註云。萱草、

也。謂合歡卽萱草。存中之言誤矣。存中不獨于此誤。其于蕙乃云。今俗謂之鈴鈴香。亦非也。蕙、別是一種花。黃太史謂一幹而六七花者。余鄉有之。豈是鈴鈴香也。

沈存中忘懷錄、蕙、今俗謂之鈴鈴香。余謂不然。前已嘗論之矣。後觀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卽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乃用此零陵二字。意謂蕙實生零陵。存中初不之知。誤認零陵以爲鈴鈴也。而忘懷錄又註云。呼零陵者非。則是存中眞以鈴鈴爲是。然蕙本非鈴鈴。而鈴鈴香者。自別有一種草耳。

浙中海棠開遲。故小詞云。海棠花謝清明後。以此知三月始開也。

黃太史詩云。綠荷菡萏稍覺晚。黃菊拒霜殊未秋。觀太史詩意。似直以菡萏爲蓮花。夫菡萏本蓮花未開之狀。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菡萏。已發芙蓉。宋之問秋蓮賦序云。玉池淸泠。紅蕖菡萏。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華之語。于此蓋可知矣。

世人用芰荷字多不辨。夫芰、菱也。荷、蓮也。二者初非一物。屈到嗜芰。蓋喜食菱耳。而秦少游詩云。紅菱秋開鑑水香。菱花潔白無紅者。豈少游亦誤以芰荷爲一物。而未之察耶。

玉蘂花今爲散水花。其聲譁爾。散水、見西溪叢話。

蘇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菊比碎金固然。不知山丹何以比馬腦盤耶。今世所謂山丹者。其狀宛類鹿葱。但差小耳。此乃和其弟子由詩。疑東坡蜀人。不識山丹。誤認爲鴛粟耳。

黃太史以拒霜爲霜花。作詩云。霜花留得紅妝面。又詩云。天遣霜花慰此公。又以拒霜爲木蓮。詩云。紅妝滿院木蓮秋。

歐陽文忠公評王介甫詩云。秋花不似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是固然也。然秋花獨菊不落。其他如木犀芙蓉之類。蓋無不落者。則秋花豈盡不落耶。

蘇東坡志林載寇元弼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矸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矸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矸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載在羯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璡嘗裹矸光帽。簪紅槿花一枝。明皇愛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卽李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爲錯誤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眞天人。絹帽著紅槿。其後又云。曲終花不隕。是東坡自知爲汝陽王璡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之子既爲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與花不落者既殊。又記是西王母事。東坡略不爲辨之。何耶。

蘇東坡詩。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序云。正月二十六日。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此東坡在惠州時也。彼處春氣乃爾早耶。方正月。其雜花盛開如此。而紫含笑、紅佛桑且皆夏中所放花。東坡竝及之。又不知何謂也。

藥欄二字漢書注中云。藥爲藥。欄爲欄。乃是二物。而後之著述者。往往只作一物。用杜子美詩不嫌野外

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周少年詩云。藥欄風細才勝蝶。柳陌陰濃不過鶯。初非作二物也。

今之小金桃名曰御桃。漢獻帝自洛遷許。許州有小李。色黃。大如櫻桃。帝愛而植之。亦曰御桃。

宋王荊公詩云。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詩云。辛夷屋角搏香雪。如是則辛夷花白色也。唐書注乃云。辛夷卽木筆。木筆卻是紫花。深所未曉。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寶。此蘇東坡櫧子詩也。趙次翁註云。出信州玉山縣。然信州初不出櫧子。此玉山乃在婺州。婺州櫧子冠于江浙。注書不究地里之是否。而妄意指名。豈不大誤。

市中人賣果者有一種名椶子。椶、音祝。占切。槁簡贅筆所謂青沙爛者。博物志云。梨類甚多。柤、杜、棠、椶。廣韻云。椶、比柰而酸耳。

南天竺以其有節似竹亦謂之竹。而沈存中筆談乃用此燭字。不知何謂。

黃太史草書帖云。時小雨清渭。十三日所移竹各已蘇息。惟自蘿外移橙一株。著蘿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橙亦醉。亦失其性矣。此一段說得良婉。語言既新奇。而又雜以恢諧。使人賞玩不能去手。夫十三日竹醉。當是五月十三日。此日止可移竹。若移橙。非上春不可。今乃于中夏向暖時舉事。宜其無生意也。余故能知之。太史書林中人。豈知所謂移橙者。第見杜子美詩中云。細雨更移橙。遂欲料理。雖已得細雨。而時已向熱。不待趨而往視。其槁死無疑。又豈特無生意已哉。

遯齋閒覽載。北人種芭蕉。冬月必架小屋遮護。何其誕妄也。芭蕉至秋後著霜則皆枯瘁。不好人家遂以

刀截去．明年再出新葉．特可愛．李林甫謂之清陰居士者此也．若如遯齋所言．縱遮護留舊葉．亦何所用之．蓋是初不識芭蕉．聞人之言．以意而著論耳．余又聞南地芭蕉．冬月雖大雪．其葉儼然不動．略無所損．此亦可愛矣．

甕牖閒評卷八

漢時尙布席而坐。故寶嬰行酒。而坐客半膝席。所謂半膝席者。乃今之跪膝也。惟席上乃可跪膝。他處則不可。以是知戴憑重席、管寧割席。莫非布席而坐也。

今人託附書。每云不至浮沈。晉殷羨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羨至石頭。悉擲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浮沈蓋起于此也。

王羲之東牀坦腹。所謂東牀者。乃繩牀之牀。非牀榻之牀也。人多以其坦腹。誤認牀榻之牀。豈繩牀之上獨不容坦腹耶。黃太史題王右軍所繪圖云。余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能書蘭亭序也。是又誤以爲牀榻之牀矣。

唐劉洎少時。嘗遇異人。謂之曰。君當佐太平。須謹靡覬堅之戒。穀城國門外有石人。刻其腹曰。靡覬堅。愼勿言。故云。逮京口新第成。大廳照壁用楮糊大書家語周廟三緘銘背之戒。深戒子孫愼言。此事載蘇魏公談訓。可謂知所警戒矣。其後。太宗俾之輔太子。太宗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妄。乃曰。卿性疎而太健。必以此敗。後太宗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或譖之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太宗以其言與嚮昔同。大怒。遂酷信不疑。于是下詔賜自盡。夫異人者知洎必以言死。故戒之。洎亦非不

防愼。然其後竟以言死。嗚呼。豈非命也夫。

內宴優伶打渾。惟御史大夫不預。蓋始于唐李栖筠也。至今遂以爲法。不知用妓樂而教官不預。復起于何時。其亦有所據耶。

重瞳未必皆佳也。史記載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概可知矣。五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一老僧卓崙明兩目皆重瞳。內臣李義聞之。強爲推戴。既而爲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

宋齊丘之死。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存狂望。當國家發難。尙欲因覽以窺覬。時年七十三矣。事敗。囚于家。鑿土坎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鄭工部南唐近事云。齊丘登相位。數歲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青陽。二書不同如此。未知孰是也。

往時科場例寬。試官有在簾下看舉子作文者。故傳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之語。但場中不許見燭。豈有試官自謂三條燭盡之理。此蓋五代夜試時事也。五代時。竇貞固謂晝短、舉子文字難了。因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亦夜試之詩。于此可見矣。

太祖北征。至陳橋。爲三軍推戴而回。方其未行也。羣公祖道于芳林園。陶穀堅欲致拜。且曰。回來難爲揖酌也。則此事當時已知之矣。萬一別有變。將如之何。何不謹密如此。

嘗觀王禹偁所選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于杜太后也。則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議已定。太后遂令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卽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于寢閣。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書中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今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太宗取孟昶戒百官文切于事情者使刊之州縣庭下。庶守令朝夕常在目前而不忘戒懼耳。亦可見愛民之切也。或者于每一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喫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其無狀有如此者。

盧多遜善取媚人主。以希進用。國初、爲參知政事。太祖常令館中取書。多遜豫戒主書吏立白之。卽通夕覽讀。明日。太祖指問書中事。同列罔措。多遜應答如響。此卽丁謂之從駕東封。回。眞宗欲幸孔子廟。謂于前一日先往廟中。省視饌具。因詢其事務。以備明日顧問。其用意政相類也。大抵姦人作事皆然。自以爲一己之能。萬一人主見喜。則超躐奢迅。何事不可爲。彼安分守己恬于進取者。方且以道義自居。其肯如此僥倖乎。

舊傳丁謂用事。一日。魯肅簡公以公事造其第。魯方拜起。丁曰。學士拜時鬚撇地。魯應之曰。相公坐處幕漫天。隱須撇地、莫漫天耳。須撇地者。丁欲魯之從己。使勿遲疑也。莫漫天者。魯亦譏之之言也。

太祖取南唐。年餘始得之。怒其不歸朝及來降。則命爲違命侯。蓋惡號也。後二年。方改封爲隴西郡公。及

歿。乃贈太師、謚吳王。夫歐陽公、吉州人。政屬有唐。其祖父皆南唐之臣。則後主其故主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及集古錄。至說後主處每指爲違命侯。寧忍稱其惡號乎。且陳壽作三國志。其于孫權。直以名呼之。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其言不得不爾。豈謂歐陽公識鑒如此。而獨不爲之諱。何也。

景德、祥符之間。陳堯叟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王子明爲宰相。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寵患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子明謚曰文正。堯叟謚曰文忠。二公謂之忠正。可乎。

今人見魁偉人。便以爲發過。甚不然也。觀聞見前錄載。富韓公方爲舉子時。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并一張姓者。同于上東門裏福先寺之門上觀王冀公尹洛振車騎入城。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嘆曰。王公亦舉子耶。其後富公當朝。著功立業。何翅王冀公。方爲舉子時。卻未嘗不魁偉如此也。

青城、蓋爲郊祀設也。其間宮室、苑囿、亭榭。前代皆結綵爲之。無不畢備。頗亦華麗。至宣和中。始眞以瓦石爲宮室。宏壯擬於宸極。後金人之來。正據青城。二聖北狩由此。若有以使之者焉。

今所謂衙喏者。蓋牙喏也。當用此牙字。古者。太守出廳則建牙。牙者、牙旗也。建牙以表太守出廳耳。于是兵卒鳴鼓而聲喏。每日早晏皆然。故謂之早牙、晚牙。今時則不然。每至申牌。太守初不出廳。亦未嘗建牙。州郡兵卒皆鳴鼓而聲喏。謂之衙喏。殊不曉所謂。不獨州郡如此。其他曹職處。往往皆然。蓋前後循習。不

究所由來耳。

秦始皇初卽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

古之制刑不妄。皆與其罪從類。漢法犯淫坐宮刑是也。而陰府之法亦然。若夷堅志所謂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佚報。亦豈不與罪從類乎。

太祖初卽位。李筠將叛。而患錢糧缺少。乃以情喻僧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積薪坐其上。尅日自焚。筠爲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足矣。筠遂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錢糧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叛。人皆謂筠之智略及此。而不知此唐李抱眞鎭潞州時謀也。其事載之尙書故實。筠知之。于是用此策。噫。古人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抱眞誘一僧。無故而殺之。取其錢糧以濟軍旅。可乎。然抱眞之心。本爲國也。其罪猶可恕。若筠者。以謀逆節。亦誘一僧殺之。無難色。雖得財貨不貲。使彼受無窮之苦。乃欲濟吾事乎。未幾。太祖親征。筠不免赴火而死。一家屠戮。宜其得是報也。

余自幼聞欽宗乃喆和尙後身。獨未知何所據耳。近觀國史後補。見惠恭王皇后初懷妊。夢宣德正門大啓。有兩紅旗各書一吉字以入。是生欽宗。兩吉字乃喆字也。則知欽宗乃喆和尙後身無疑。其後徽宗立

爲皇太子。梁師成奏曰。臣屢令術者攷東宮命不久矣。正謂欽宗也。是時。師成欲改立鄆王。固有爲而然。然欽宗在位止一年。遂有北狩之事。術者之言亦信矣。夫喆和尙、徽宗朝人也。既死。米元章爲之書行業碑。余嘗見之。眞有道德者。復出爲帝王。而有天下。亦可謂福矣。而在位乃不久。悲夫。

政和中。明達皇后薨。後王老志到京師。能知未來事。徽宗嘗遣使問曰。今明達在何處。老志云。明達乃上眞紫虛元君。余初不以爲然。及攷明達行事。誠覺有異人處。嘗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長。吾不見矣。臨終。顧謂侍者曰。鬼道易耶、仙道易。因叩齒再三而逝。非子死生者。能若是乎。此與春渚紀聞所載看經劉娘子既死、而香馥襲人、面色如生者一也。上眞紫虛元君之對。當不妄矣。

徽宗明節皇后初入侍昭懷。既而得罪。出居于何訢家。訢遇之無禮。暨貴。凡訢之黨。悉陷而殺之。後寢疾。見所陷者爲祟而薨。此國史後補所載也。而春渚紀聞又云。明節在徽宗朝。有一小宮嬪。微迕上旨。潛求救于明節。既許諾矣。反從而下石。小宮嬪自經死。而明節亦薨。方舉衾。忽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聚擁。穢氣不可近。余謂此二事自足以殺其軀矣。然明節爲林靈素所誤。乃以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霄降。必別眞妃位圖肖妃象列于帝君之左。誣衊上聖如此。其能免于惡疾之死乎。

自秦漢以來一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朝高宗聖算登八十一。若梁武帝壽數雖高。遭侯景之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耶。惟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年尙未及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聖性。恬養道眞。所樂者文章、琴棊、書畫而已。其他子女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焉。此所以

五福兼全。獨過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泊宅編載。宗澤初爲館陶尉。每獲逃軍。卽殺之。邑境爲之無盜。呂吉甫嘗戒之曰。此雖除盜之策。恨子未曾觀佛書。人命難得。不可妄殺。況國有常刑乎。其後。澤子五人。三人旣已顯官。皆死于澤前。未必非妄殺之報也。

泊宅編載。范居簡初欲買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試使諸僕宿于堂廡伺之。每夕。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相與謀。以臥具裹之。束縛就烹。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而明道雜志亦載楊國寶嘗謂張文潛云。我夜夢一蛇。首有冠。文潛素聞蛇身有冠、謂之喪門。已而果驗。又田京待制將取幞頭戴之。有蛇出幞頭下。或云。蛇戴幞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豈不爲怪事歟。然前之喪門乃禿頭者。而今又戴冠與幞頭。其喪門亦有等級耶。此物自有人卽有之。但不知未有冠與幞頭時。其所戴者何物。抑亦禿頭者不爲怪。必待戴冠與幞頭始解興災。或未可知也。

蘇東坡嘗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此事見仇池筆記中。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遇赦北歸。七月。到常州。而竟殂于錢公輔家。此亦異事也歟。

嶺南無雪。大觀庚寅歲忽有之。寒氣太盛。雖嶺南地煖。莫能勝也。此乃北方兵起之兆。後遂有靖康之變。

歐陽文忠公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此蓋李唐時識語。宜其久而遂泯也。夫葉子二字。折葉字上一半乃廿、世字。餘木字湊下子字作李字。乃廿世李。正合有唐歷代二十帝之數。當時讖語如此。而謂非天命可乎。

張士遜年七十有八。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煙蘿門戶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後四年而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詩史所載也。而避暑錄話乃云。士遜致仕年八十六。恐誤。

詩有讖。果然。王逢原少俊有材。荊公酷愛之。然官竟不顯。壽亦止于二十九。觀其作孤雲詩云。旁人莫道能爲雨。惟恨青山未得歸。其官之不顯可知矣。作送周秀才詩云。爲語青山幸相望。壯夫終不白頭歸。其壽之不長又可知矣。

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翛。次曰翛。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蕭條。不爲無讖兆也。

欽宗實錄載。王黼聞欽宗卽位。震駭。亟入賀。欽宗先諭閤門。使勿納。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既而籍其家。賜死于負國村。而泊宅編乃云。宣和七年。駕幸龍德宮。黼獻詩。有巧將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幃。識者指以爲讖。謂黼不復見君矣。夫欽宗卽位之初。旣不許黼入殿門。如何卻得從駕至龍德宮。而又獻詩耶。此事恐未必然。特當時附會云爾。

余鄉楊漢卿作堂。王文煥檢正榜之曰。壽豈。取詩所謂令德壽豈者。託先父懇鄭國材書。旣上榜。未幾。王、楊、鄭與先父偕亡。蓋愷字不合依詩作豈字。遂成夭折之讖。楊爲主人。禍福固有之。其三人者亦俱不免。

此則異事也耶。

余在江陰時。報恩主僧退院。遂議別請一僧。一夕。偶夢接新長老。方對揖間。若有人在側曰。卻與長者同歲。覺而識之。因語諸孫曰。此豈異耶。俄而長老相見。問其年。果然。嘗謂人之夢兆。日中每經心者。夜或形之。如長老事。初未嘗經心。而應驗如此。殊不可曉。豈亦有所謂識者在其中耶。

先祖母石氏。一日。忽苦臂疼。是時。先祖知隨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日甚。殆不能堪也。先父于是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不貲。工未畢。而臂疾頓除。安貼如平時。嗟夫。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惟先父一念至誠。遂能上動神明。而報應之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有可以不誠者耶。

先父暮年多病。他無所冀。獨責望余兄弟兩人不淺。觀其賦紅梅花詩云。雖云誤失風霜操。不替調羹爲子賢。概可見矣。余家自建炎來稍衰。先父思有以大門庭。則惟以教子爲急。擇得一劉先生。名宏、字彥博。命余兄弟師之。自入學後。未嘗三日無饋遺。敬禮倍至。余不肖。不足承先父志。稍幸舍弟成名。從官二十年。得改秩榮封敍。時先父捐館已久。鄉人皆太息。知其至誠之所感也。余雖無所成就。而舍弟及弟二子所以相繼科名。其他諸子亦有預薦名者。可不知所本歟。故敬書之。俾後世子孫知先父用心如此。又知有子不可不教。而待先生之禮尤不可不忠且敬也。

春渚紀聞載。張大亨家嘗有人相其墓云。公家遇牛年當有登第者。既而。大亨父公著熙寧癸丑年登第。

大亨元豐乙丑年登第。大亨之兄大成大觀己丑年登第。大亨之弟大受宣和辛丑年登第。此亦異事也。

余家亦頗類此。舍弟某乾道己丑年登第。舍弟二子某淳熙辛丑年登第。則豈得不爲異事耶。抑亦先父之墓有少吉徵如張氏者歟。恨未得善相者觀之。然余今三子猶在布衣。而二子已預薦名。未審向後當癸丑年能復有登第者乎。若以張氏較之。殆未易繼述也。

余少時。見家中一瓦硯頭有一品字。多將其背試金。後因擾攘。遂失所在。及觀蘇東坡集。方知澤州金道人澄泥硯與家中瓦硯正同。蓋是時好物易得。故不甚愛惜。使今日尚在。豈不爲吾家之寶。其忍棄之耶。

余有一小端硯。銘紫雲。取翰林志中所謂一段紫雲略無點綴者也。又有一小歙硯。銘蒼璧。取東坡詩中所謂君家石硯蒼璧樽而霍與夫開鵠卵見蒼璧時也。

余淳熙十五年四月初大病。忽夢身上截爲水所浸。下截則埋在土中。覺後甚以爲不祥。既而思之。是夜天氣猶寒。上截偶失蓋覆而身冷。故如爲水所浸。下截有衾。故如在土中。于是豁然不疑。而病亦自此少安。乃知夢者初不足憑。在人消息之耳。

余向欲鑿一池種荷花。築小亭其上。榜曰雲錦。取蘇東坡詩中捲卻天機雲錦段。雲錦二字極佳。本出韓退之詩。云撐舟昆明度雲錦。東坡愛此二字。故于和文洋州三十絕中用之。今余老不事事。竟不能榜之于亭。未嘗不惋恨。在江陰時。見曹氏新闢一堂。植荷花滿池。已榜爲清香。余偶道及前二字。答曰。請易之。既而余歸。亦未知其果易否。

蘇東坡詩云果熟多幽欣余自少卽喜幽欣二字意欲植少果樹于中作一小亭以幽欣名今老矣此志不遂奈何余又欲名小室爲盤蝸取黃太史詩云一室可盤蝸也

自古藏冰蓋有用也見于周禮幷詩至本朝始藏雪唐高宗朝方士明崇儼取以進云自山陰得來蓋是時未知藏雪也今余鄉亦能藏雪見說初無甚難藏雪之處其中亦可藏酒及柤梨橘柚諸果久爲寒氣所浸夏取出光彩燦然如新而酒尤香洌余性喜食果近得此方可以娛老若酒則非余所嗜也

唐彥猷酷愛書畫等物嘗謂蔡君謨曰告老之後屛居以絕世事苟非此何以寓適哉後月餘彥猷染疾竟卒余老矣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書畫頗亦拳拳焉故于所居之東偏闢一小軒榜曰臥雪每日徜徉其中自讀書作字之外則取古書畫展玩披覽未嘗輒去手雖德望之尊爵位之崇去彥猷遠甚然吾之樂乃彥猷欲爲而不可得者顧不爲厚幸歟古詩云老知書畫眞有益非過論也

前輩詩詩謂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此享富貴者也又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看人富貴者也余自少好學至老不衰不幸命有所制卒無所成就良可嘆惋暮年乃苦心虛之疾竟夕未能得少安跧伏陋巷恍如燭在風中惟懼其滅也雖欲看人富貴不可得況享富貴乎幸而諸子稍自立僅免饘粥之缺抑命之使然不然塡于溝壑矣

王老志將死有衣六七襲悉封還素所遺之者王直方病革凡所蓄書畫悉分與平日相知二公可謂達矣夫衣物書畫在世已爲贅疣況死後復何用耶余老矣且家素貧無他嗜好止有些小書畫衣物他時

亦當分與親識之貧者。俾全無掛慮。身後卽空矣。古詩云。而今身畔全無物。豈不快意也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龔觀閒評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袁文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港

G一四三四上

（本書校對者李家超）